



# 水 星

第一卷  
第三期

利娜(三)	知識	田原上	燈下	夜女	別夜	感舊	野花	嗔語	歸	庭院	旅途	求乞者	劉麻木	雷全的幸運	看守韓通	小三	旅途雜記	爐邊夜話
歐陽鏡蓉	沈從文	李健吾	李廣田	易椿年	林丁	孫望	李溶華	巴金	單郤	南星	李威深	靳以	荒煤	畢奧午	塞先艾	茅盾	艾蕪	何其芳

## 二十期

北平文華書局發行

# 文學季刊

第四期  
即將出版

北平  
總經理  
文華書局

## 小說

兒女們

張天翼

福樓拜的人生觀

李健吾

李家瑞

父子倆

白塵

論元人所寫商人士子與

最近的但丁研究

金子

董焚

妓女間的三愛角戀愛

最近英美雜誌中之文學

變

艾蕪

鄭振鐸

論文

畢樹棠

鐮礦

蔣牧良

杜斯退益夫斯基的方法

元明雜劇總錄

西諦

獅嘴谷

企霞

近代蘇俄小說之趨勢

本刊現由文學季刊社

爸爸死在水裡

馮馥君

夜延譯

發行，每年三，六，

新程

新以

巴爾扎克

九，十二月中出版。

血

黎烈文譯

埃及的阿刺伯文學

并委托上海生活書店

貓

林玖譯

樂浪古墳最近的發掘

為全國總經售，凡一

自由

直聲譯

馬宗融譯

切批銷預定等事，請

浪子回家

聞家駟譯

俞念遠譯

向生活書店接洽，至

意洛的美神

陳硯俠譯

詩·散文·隨筆

於投稿及關於編輯上

紅石竹花

莫辰譯

麗尼 戚克家 余一

之一切事務，請函北

舊的現實

文君譯

畢奧午 西諦 葉均

平三座大街十四號本

## 書報副刊

傀儡戲小史

李家瑞

最近英美雜誌中之文學

元明雜劇總錄

畢樹棠

西諦

## 詩·散文·隨筆

麗尼 戚克家 余一

畢奧午 西諦 葉均

平三座大街十四號本

社為荷。

## 水星編輯室

**各門分類** 我們沒有一定的標準，或按體裁，或按題材，或按作風等等，先後排列也不存輕重的意思。

**來稿多**，我們自然高興，老接欠資信可不是辦法，收罷，未免吃虧，不收罷，辜負了人家的好意，而且怕丟了人家的稿件，所以我們總是收的，但諸位寄稿時，也該仔細一點了。

**登廣告** 向由書局作主。近來紛承各刊物來函，交換廣告，十分感激，無奈本刊不用廣告補白，可登的地位太少，多登惟有加錢增頁數，事情歸書局的量辦理，不周到處請原諒。

**易椿年先生**：請示知通訊地址。

# 水星 第一卷·第三期 目錄

爐邊夜話……………何其芳(三六)  
旅途雜記……………艾蕪(三三)

小三……………茅盾(三六)  
看守韓通……………蹇先艾(三四)  
雷全的幸運……………畢喚午(三五)  
劉麻木……………荒煤(二六〇)  
求乞者……………靳以(二七三)

旅途……………李威深(二七六)  
庭院……………南星(二八二)

歸……………單 卻(二八五)  
驢語……………巴 金(二八九)

野花……………李溶華(二九三)  
感舊……………孫 望(二九四)  
別夜……………林 丁(二九六)  
夜女……………易椿年(二九八)  
燈下……………李廣田(三〇二)

田原上……………李健吾(三〇三)  
知識……………沈從文(三〇五)

利娜(二)……………歐陽鏡蓉(三〇〇)

譯文 第三卷 第一三三期

獨立評論

第一二八號

今年不會有過春天(法國 A 紀德作).....	黎烈文譯
論心理描寫(蘇聯 I 庫希諾夫作).....	徐懋庸譯
會友(西班牙 P 巴羅哈作).....	張祿和譯
西班牙書簡(法國 P 梅里美作).....	黎烈文譯
飢餓之城(德國 J 具塞爾作).....	小默譯
邪氣好記性(捷克斯高爾克作).....	若水譯
尼古拉·奈克拉索夫(英國 D 沙斯基司作).....	孫用譯
詩三篇(俄國 N 奈克拉索夫作).....	孫用譯
娜耶(克羅地亞陀·藥里斯基作).....	芬君譯
我怎樣寫作(蘇聯 M 左勤克作).....	孟十還譯
俄羅斯的童話(三)(蘇聯 M 高爾基作).....	鄧當世譯

△插畫 十四幅▽

記全國考銓會議.....	胡適
農村運動之今日.....	章元善
兩性問題與社會意識.....	衛哲
日德同盟嗎?.....	胡道維
歐遊隨筆.....	蔣廷黻
不景氣的城市.....	余之伴

定價每期四分  
 全年一元五角  
 半年九角  
 全年六角  
 澳門加八角  
 香港加八角

總發行所 北平後門  
 獨立評論社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水 星

期 三 第 · 卷 一 第

月 二 十 年 三 十 二 國 民

# 爐邊夜話

何其芳

「三個少年出去尋找他們底運氣。」長老老參這樣開始了，像是故事底第一句又像是題目，隨即停頓着，用他底眼睛掠過半個子年輕的臉，在火光中它們微紅而結實如樹上的果子，露出滿意的沉默。

「三個少年出去尋找他們底運氣。」聲音宏大了些，「你聽慣了三兄弟因為爭着一個美女子，出去尋找奇異的珍寶來做聘禮，或者三個傻女婿帶着多少銀子，到他鄉的路途上去學習智慧，會猜我要說的是那一類的故事。是的。不過他們是出去尋找他們底運氣。」

「那時候的少年是喜歡冒險的，他們說雀兒底翅膀硬了就離開老窠，人站在生長起來的窩下是羞恥。他們常常偷跑到很遠的地方去，讓婦女們在家中歎息流淚，但男子們並不擔憂，知道他們若是回來了就極依戀極忠實於他們底鄉土。現在你們却趕了市集就說辛苦，到了冬天就減少做工的時刻，晚上躺在爐邊像貓兒。這爐邊是應當讓我更老的人來講故事，比你們更年輕的孩子們來聽的。」微紅而結實的臉大半低下去了，沉默着，像在疑惑火光為甚麼如此蓬勁又鬱結。有一個抬起火鏟，重新砌架着燒斷了的柴，隨即有爆炸聲，火苗高高的飛起。沒有低下去的臉大概是屬於勇敢者底了，他們仍有這山間民族底純粹的血液流在脈管內，常神往於他們祖先底事蹟，此時正注視着



長樂老爹臉上的皺紋與發亮的白鬚鬚。

「總之，有一天這三個少年遇在一起了，」長樂老爹重新開始說，「我們不妨想像是在一個樹林內，陽光從密葉間漏下，野鴿子低飛着，他們交換了歡迎語就躺在草地上。第一個是高個兒，有深灰色的眼珠，柔和的語聲。第二個最強壯，人家怕他像怕小豹子。第三個底特性是沒有特性，誠實而敏慧，謙遜而自信，如我們這裏的普通少年。」

「少年們大概最喜歡彼此訴說志願了，於是我們聽見了第一個少年輕輕歎一口氣（假若我們是他身旁的樹上的葉子），他說，『我真願我生在另外一個地方啊。我尊敬這裏的一切，但總覺遠遠處我底鄉土在召喚我，我靈魂底鄉土。』人」如植物一樣，有它適宜地分佈的地圖，而「生」却如栽種的手一樣盲目，於是我們先天地就有地域錯誤的不幸了。那麼你靈魂底鄉土是那兒呢，你們會問我。我也常問着自己。假若能回答倒好了，只是「人」並未賦有這種選擇的預知，我們以為幸福在東方，向之奔逐，却也許正在西方。然而錯誤的奔逐也是幸福的，因為有希望伴着它。」

「那麼你奔逐的方向？」

「我想到海上去。青色的海，白色的海，金色的海，我倒底知道海是甚麼顏色呢，海上的天空又是甚麼顏色呢。在那寥闊間也許有長春的島嶼，如蟹氣所成的樓閣，其下柔波環繞，古書上所說的弱水三千，或者我應生在那裏吧。但這裏的人從沒有一個見過海的，遠遠使我更加渴切了。」

「兩個聽者都以一刻沉默來表示哀憐，他們竟為這低弱的語聲所感動，雖說對於這縹渺的嚮往論理是應該嘲笑的。最後第二個少年從草地上坐起，責備似地說，『朋友啊，你應該羞愧你是這山間民族底子孫，日對這些峰嶺不能使你強健而沉毅嗎。但我却過於暴躁，和平的鄉居囚繫着我，我

快要鷹隼一樣飛騰了。我將作一個武士。我祈禱山之神，賜偉力於雙臂，賜堅固的信念於心，我將宣揚這山間民族底美德於外面世界。朋友啊，強於行爲的人是弱於語言的，讓我引這句古語來替我底嘴舌謝罪。」他底右手拔着身旁的草，又擲向他底脚尖，但草却就近地紛落在他衣上，如是數次，他乃轉身向着第三個少年，此時他正在沉思，

「你呢？」

「第三個少年翻身立起來，來回走數步，然後坐下，『自然我也羨慕飛鳥，羨慕水族，但我沒有忘記感謝這土地。它給與我們的豐富可以用手來量，用言辭來表示嗎。我們可以如幻想的嬰孩想離開母親底乳嗎。所以我說，有翅的你就往高處飛，有鱗介的你就到大海去，我祝福你們。我却將從山間到更深的山間去。』」

「於是這三個少年出去尋找他們底運氣。」長樂老爹說到這裏就停止了，一雙瘦瘠的手掌翻轉地烤着火，又按着指骨節，作脆響。大家都等待着。不耐煩的拾起火鉗在石頭上輕敲（因為這個火爐實際是幾個石頭砌成的圈子），長樂老爹仍不開口。

「老爹，往下講吧。」

「這個故事嗎，已經講完了。」

「不是剛開始？」

「是的，」長樂老爹微笑着，「書上的故事大概都是從此以後才有文章呢，然而讓我在這裏對一切講故事者嘲笑一下，你們要知道這三個少年出去後的事只有問他們自己了。」

「但故事總有一個結果。」

「是的，凡事都有一個結果。這故事底結果是三個少年都尋找着了他們底運氣。因為往海上去的去了就永沒有回來，從軍的聽說建了無數戰功而最終死在戰地裏，到更深的山間去的在那裏做了首領，直至老來病危時才把財產散給居民，囑咐他們送他底棺材回鄉土來安葬。若是還要問他底墳在那兒，恕我無從指點給你們看了。」怎麼，長樂老爹慢慢地合上眼，把他底頭倒在一雙瘦瘠的手掌裏，而聽者也不用笑聲來結束這故事。火也低落了。有一個立起來，去抱一些柴來添。有的却注視着長樂老爹頭上的白髮，記起了老爹自己底許多冒險故事，那獲得許多聽者底歡迎的，並且想，爲甚麼他自己回到鄉土來了呢，難道是沒有尋找着他底運氣嗎。

十月二十八日。

## 旅途雜記

艾 蕪

在佈滿綠樹的亞熱帶山中走着，已經使人感到肚子空虛了，等到走攔斜坡邊，看見躺在足下的廣大原野，和原野中一簇簇粉牆屋脊發着白點的人家時，就越發飢餓起來，恨不得趕快跑下坡去。

山下面是永昌原野，滇西頂富庶的地方，居民全用北方人的口音講話的，未到這兒的時候，旅途上便聽見有人這樣說了。

要到平野的路上，遇見一位肩挑兩大捆乾柴的小夥子，滿臉汗流，緩緩地走着，大約剛由坡上下來，十分累乏了的光景。我便問他可不可以幫他挑挑，至於報酬，却不要什麼錢，只須一頓簡單的便飯就夠了。他抬起瘦弱的臉來，斜偏着望我，帶着打量的神情，一面收住了足步，將握着扁担的手，拭着額頭上的汗珠。隨即不開腔，又緩緩地拉動着腿子，向前走了。一到山下的平野上，就簡直望不見什麼人家，只見一望的開墾過後而又荒涼了的土地，帶着溫暖的二月風，一吹過後的路上便發散着泥和野草的氣味。

他大概疑惑我是個不正當的人吧，我一面走，一面這樣地推測着，便捏造一點話來，說我是去投奔城內同鄉人開的商店去的，並問他這裏離縣城有多遠，今天下午太陽打山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走得判。因為即使不要我幫他挑，能夠同他講講話，也是好的。這一來，他答話了，並且高興問起城內

的事來，我就有趣地假充曾經到過城裏那麼似的一件件地回答着。聽他那興奮着的聲音，年紀應該並不怎樣大，但看他的面容，却覺得着實是有點蒼老了，而且很顯著的憔悴。據他說，他家離城不過三二十里，可是他從小長大還不會去過，這，我就更估便宜了，隨便說些，都能滿足他了，不會露出自己未曾去過的破綻。然而到最後他却忽然提出難題來了。

「你，城裏有熟人，能不能替我點事做，不要工錢都可以的。」

這却把我難着了，半響沒有回答出來。他佇着足，把柴担子放在路邊，彎彎粘着汗衣的右邊肩頭，隨又俯下身子，理理草鞋上的絆結。

鄉下不很好嗎？我反問着，做出城裏人羨慕鄉間那樣的口氣。

「噯，鄉下好！」他尖起嘴巴，噓出了這麼一句，眼睛便向遠處茫然地望去。

這時可以望見一片開着紅花的田野了，但村莊却只露出一叢叢的竹樹尖來，瓦屋頂，茅屋頂，還一些兒也看不見影子。

在我的故鄉，春天時節，僅能看見一片開着黃花的菜田，至於開紅花的也有，但那是在枝上，如像桃子的花和櫻桃的花。現在這兒簡直猜不出是什麼。

「那是雅片的花呵！」

沒精打采地回答着，一兩個蒼蠅忽地飛來集在他那綴着汗珠的鼻頭上，他也沒有舉起手來，把牠們揮去。

「呵，」我顧起足尖望去，同時想起天下馳名的雲土，無意之間就說出了這麼一句，「這真好賣錢呵。」

「好賣錢！好賣錢！一到手就都光了！官呀兵呀，鬧不清楚！」

他幾乎大大生氣了，接連沉重地吐了幾大口吐沫，頸項一硬，便又將兩大捆乾柴挑起走了。

我尾着他，慢慢又說到城裏找事的話，他那發怒的緊張樣子，才逐漸緩和下來。

一望的紅花，圍繞在我們的周遭時，一小座倒了院牆的瓦屋，帶着雨水浸蝕過的灰色壁頭，和黧黯的眼眶一樣的窟洞，非常頹敗地出現在我的面前。

「叔叔回來了！」

一個着襖襟衣衫沒有穿褲子的小孩子，從破牆缺跳了出來，向着裏面的誰，大聲歡呼着。我知道他已回家了，便順口說聲「城裏再見吧！」就拔步向前走去。他一聲也不響地，把柴放在門前，立刻從後面跑來，一把把我拖住，用着極熱忱的聲音說道：

「進去喝一杯茶再走，喝一杯茶再走。」

我正渴得要死，便答允了，尾着他走了進去，門內的空地上，撒着許多的牛糞和雞糞，階邊上睡着一隻瘦小的狗，抬起頭來，向我吠了兩聲，便又懶懶地把頭放在一雙前脚上面。窗上一隻黑色的壞了毛的貓，在伸長着腰部，咪咪咪地叫着，像在發出飢餓的悲鳴。看見我們，（我和他之外，還尾有一個小孩子）走來，就一下子跳下窗去了。一個頭髮亂蓬蓬的頭，不知是年青女人的，還是老婆子的，只在屋門口一閃，便立地隱沒了。

坐在一間堆有一些麥桿的堂屋內，頂上罅隙處，漏下的陽光，像幾多片花朵似的，點綴在雜着口痰雞糞的地上。他在那邊隔屋裏，同着人在講什麼，一點也聽不出來，跟着只聽見了洗鍋和打火鏟的聲音，大概是在臨時燒開水吧。剛才在破牆缺看見的襖衣孩子，這時便立在堂屋門邊，把手指

脚在嘴內，白色的鼻涕，從鼻管上吊了下來，默默地壓着我。我向他招手，他只對我吐吐舌頭，並不過來，也不走開去。朝正壁上無聊地望望，一張寫着天地君親師的紅紙，很暗淡地貼在上面，陳設瓦香爐的桌上，佈滿了久未拂去的灰塵。另外還有一本滿身污垢的書，像叫化子躺在灰地上那廝似的睡在桌頭。我隨手取了下來，彈去了牠的灰，認出書面上的字，叫做玉曆抄。翻開裏面看看，一半是圖，一半是字。民間所傳說的陰間十殿，和過刀山油鍋的等等傳說，都通通繪在上面，弄得非常詳細。在這正午時，看了那些牛頭馬面和吐長舌頭的，令人十分不愉快起來。這時這位年青主人進來了，口裏說着：「等一等，等一等，」隨即看見了我手裏拿着的書，突然呵啞地一聲叫了起來，連忙抓了過去，但又立刻抑止着粗魯的聲音氣喘喘地說道：

「這要洗了手才看得哪！這要洗了手才看得哪！」

同時做出一個勉強的微笑，來敷衍我，免得使我難爲情。

「來一下，老么！」

一句乾燥的老婆子的沙音，在屋裏叫了起來，他帶點生氣的樣子，粗莽莽地回答道：

「又在叫什麼？」

立即跑了進去，我看着他那藍布補綻的灰衣背影，心上不禁浮起了這樣的想頭。

「精神也戴了枷鎖的人啊！」

不久，他走到門口招手，不容我推辭，就拉我到廚房去吃東西。一張矮足的小方桌上，擺着兩大碗滿裝青黑色的饅饊。側邊坐着一個皺紋滿臉的老婆子，大約是他的媽媽，向我陰暗暗地望了一望。對面坐着兩個孩子，大的便是剛才在堂屋門口吐舌頭，埋着頭的，只顧吃饅饊。小的把饅饊咬

在嘴邊，胆怯地望望我，又望望他的婆婆。這年輕的主人讓我坐在他的身旁一面把那青黑的東西遞一個給我，一面帶着不好意思的臉色說道：

「這不像城裏呵，請隨便吃一點吧……。嫂嫂，來呵來呵！」

又掉頭去招呼一個立在灶邊拭着鍋鏟的女人。她走來的時候，又端來滿滿的一大碗，誰也不望地就坐了下去，只替小的孩子恨恨地擦了一把鼻涕。我吃着，發現不出到底是什麼東西做的，既沒有米飯的味道，又沒有麥麩的氣息，只是覺得粗燥得很，而且略帶點苦滯，非常之不好吃。但那大的孩子，却吃得極其有味，一面貪饒地吃着，一面偷偷地用眼珠溜別人。老婆子不時用可怕的眼光釘他，意思是叫他慢一點兒，容氣一點兒，可是他全不理睬，反而更加快地吃了起來。老婆子就氣沖沖地囑了他一句：

「真是地獄內跑出來的呵！」

他的媽媽就伸手過來，重重地拍了他一耳光，凶惡地罵道：

「誰叫你沒有老子哪！」

老婆子接着咳嗽起來，劇烈地，吃在口裏的東西，都幾乎飛濺到桌上來了，同時一面用一枝乾枯的手，緊緊地按着一起一伏的胸膛。

媳婦陰沉着臉子，抓了幾個饅饅，一把將啼哭着的孩子，拖到灶後邊的暗角落裏坐着，咕咕嚕嚕地抱怨着。

「再也住不下了，再也住不下了！」

年青的主人，張着茫然的眼睛，低到沒有聲音那麼似地獨自兒說着。



這一頓午餐使我感到非常之不安，臨別時，年青的主人，又熱切地拉着我的手。

「我要來城裏會你呵！」

我心裏更加難過起來，因為不知不覺地做了騙人的事了。摸摸衣袋裏，沒有錢，便把頭上戴的一頂打鳥帽，摘了下來，送給他，作為飲食的補償，他却一定推辭不要。於是，我又捏造一點話：

「戴着這帽子來，只要在舖子前面走過，我就容易認出你了。」他這才收下了，接在粗大的手頭。然而，我的欺騙的罪過，便越發來得重了。帶着一付不愉快的心情，在紅花灼灼的田野間，不愉快地向城市走去。

# 小三

茅盾

誰要是在馬路旁邊碰到小三，不把他當作紳士看，——哦，倘使你以為紳士也者，一定得手拿司的克，那麼，就把他當作公子身份的掛名大學生，也好，總而言之，誰要是瞥眼一看就知道這小三者不過是黃公館的所謂「三小子」，這才怪了！

緒，緒，緒，那邊他來了：小巧的圓圓的元寶臉，亮晃晃一頭黑髮從中間分開，就同黃公館裏的叭兒狗阿花的「博士頭」差不多；阿花這頭，據黃公館的清客胡某的考證，是少見的，從狗鼻子朝上，到狗頭頂，那麼一道白綫，筆直筆直，兩邊伏伏貼貼朝左右分開的兩片兒黑毛，頂高明的理髮匠恐怕也妝扮不出這樣一個名貴的頭罷，然而小三居然像得差不多了，何況他還穿了黃少爺上身穿過一次的洋服，還登着舊貨舖裏買來的來路貨皮靴。

這當兒，請你千萬不要忘記看錶；也許你沒有錶，請你千萬辛苦些，趕快跑到近旁的舖子裏看看掛在那裏的鐘。約莫是八點三十分罷？不錯，一定是八點三十分或四十分。小三出現在這條街上，一定是這個時辰。這是個好時辰：喫公事飯的上衙門，康白度上寫字間，或者，少爺上學堂，都是差不多這個時辰。

從前，就是三個月以前，你想在這時辰發見小三挺胸凸肚彙彙地從那邊走來，那也是怪事。從

前，要是你定想看看他那跟阿花差不多的「博士頭」，你得走到那邊黃公館的大鐵門口。烏油的鐵門很高很大，一點縫都沒有，你只能看見門下離地一寸光景那扁長的空間不時有兩隻老牛皮的黑靴子移來移去；你認得這老牛皮的黑靴子同馬路上巡捕腳上的，是堂兄弟，你知道這不是小三的；但是，你從鐵門面前走了過去，你看看門下的老牛皮黑靴子，你再走回來，猛一抬頭，嚇——你會嚇了一跳，鐵門旁邊石頭牆上有這麼個尺把來長，半尺闊的小洞兒，嵌在這洞裏的，是一個人頭，兩隻烏溜溜的眼睛釘住你！

這人頭，就是著名的小三的。牠老是嵌在那長方形的小小的牆洞裏。他有一隻比獵狗還靈些的耳朵，牆外的腳步聲剛剛近來，他那跟阿花差不多的頭就立刻嵌在那崗位裏，瞪大了烏溜溜的眼睛兒。那時候，他的職銜是號房裏的「三小子」。

那時候，這左近一帶的人們從沒見過整個的小三，除了他那阿花式的頭。因而最近這個頭忽然裝在轎子上出來走走，而且還有挺起的胸脯，凸出的肚子，你想，這一帶的人們該是如何驚奇？他們指指點點悄悄地議論道：

「嘿！小三發跡了！我跟你賭，他要不是什麼科員，定是什麼委！」

有時小三也聽到，就回頭去看看自己的腳跟，也看看地上的自己的影子，然後眼朝着天，窸窣窸窣地走了去。

過了十點鐘，這一帶的馬路上就不會再看見這個「新發跡」的人了。他在那裏辦公了。他的辦公處就是黃公館的大廚房。他這時也換了工作衣。大司務剛剛從小菜場回來，把兩條大鱈魚扔在小三眼前，嘴裏含着一個銅錢似的喊道：

「小三！今天仔細點！昨天那魚裏還有這麼個把刺，害得我喫排頭呢！今天是晚飯才用，你慢慢地用心拔，刺一根，仔細你的皮！」

「小三是照例側着頭聽，像阿花似的。他先刮去了魚鱗，很小心地從魚背上剖開，摘去了肚雜，再使出軟硬功來，把魚身剖成兩半片，可以平攤在盤子裏，却又不能將魚肚皮割斷。都弄好了，就放到蒸籠裏去蒸。小三知道應該蒸多少時候。他這算法才發明了不多幾天。他用一塊布揩擦那大大小小六七把鏟子，擦完了，魚也蒸得恰到好處。」

怎麼一來，這差使會派到小三頭上呢？還在黃公館的「家乘」上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三個月前，衛生顧問葛大夫說黃老爺和黃太太還有少爺小姐們都應得常吃鱈魚。呵，鱈魚是衛生的麼？叫大司務餐餐飯得用鱈魚。然而糟糕，小少爺怕刺，老爺太太也以爲魚有刺是太那個的。太太身邊的老媽子上了個條陳，叫大司務拔掉了魚刺再做上來。

大司務可爲難了。不敢說辦不到，只好請老爺派一個人專管拔刺。老爺摸着鬍子，心裏想派誰好呢，這倒要個有耐心的人才行；忽然老爺看見了那阿花了，從阿花那出色的頭就想到了老是嵌在大門邊牆洞裏的小三的头，老爺拍一下大腿叫道：

「得了！就派號房裏的小三！他倒像是還有點耐心。」

是老爺親口派的，小三覺得很有面子。

但是老爺又吩咐：不准把魚皮弄破，叫人看得出拔過刺，老爺這道衛生菜也要請請客人。而且要是魚皮弄碎了，像貓嚼過似的，老爺看着也要作嘔，喫不下嘴。

這，你可就明白了，爲什麼小三有大大小小六七把鏟子。

擦過了最後一把彎頭的鏢子，小三就把魚取出蒸籠，從魚的剖面小心地拔出一根一根的刺。現在他接手這新差使已經三個多月了，他已經有把握，不留一根頂細的隱在魚尾部的刺。

大司務很巧妙地把魚翻一個身，門上了鮮湯，端到席面，果然是好好一盤魚，一點破相都沒有。

所以現在上午八點三十分或四十分光景，老爺太太還在床裏的時候，你可以看見小三紮扮得很整齊在這一帶的馬路上挺起了胸脯凸出了肚子。誰要是猜到他是黃公館大廚房裏的助手，那才是怪事！

喂喂喂，你看他從那裏回來了，他走過那長方形的牆洞時，還忍不住瞟了一眼呢！洞裏現在是換一個頭了，而我們的小三却大大方方掀了電鈴讓巡捕開門放他進去服務他的新差使。

# 看守韓通

蹇先艾

一個窮人的失業，真像被敲動了可怕的喪鐘，飢餓的恐怖時刻橫梗在目前。我近來便陷在這種境地之中，憔悴顯在我的臉上，悲憤埋在我的心裏。尤其是到了夜間，常常在牀上輾轉着，不能成寐。我大聲地向宇宙詢問：社會待人爲什麼這樣冷酷？人心爲什麼這樣鬼蜮？宇宙給我的回答是一片虛無。但是一回想到過去，我也會親手造成別人的失業時，良心上的譴責便像酷刑在拷問着自己：你不也是冷酷社會組成的一份子嗎？

我現在在這里一方面應當懺悔我舊日的罪愆，一方面只好低頭承認我現在的失業，正是應得的合理的懲罰。下面便是我所說的從前那個被犧牲者的故事。

民國十四年的冬天，我在C省文化陳列館當庶務主任。因爲從前的幾個看守太不盡職，發現過一次古物的遺失；我非常生氣，便把所有的舊人一律辭退了，我想厲行新政，照例資格很老的人都是不容易駕馭的。我們採用新法，登報去招考，投考者非常擁擠。有一個名叫韓通的，便是在那次考取進來，而且爲成績最優異的一人。其餘的應考者，差不多大多數都很低能，純粹由鄉下老百姓出身的不少；有幾位比較字寫得還乾淨的，則都是往日從事過僕役的工作。只有韓通的履歷單與衆不同，上面填寫着一大堆以往的官銜：例如第X軍第X旅書記，X稅捐分局稽查員，X村私立小

學教員等等。由履歷再參看考試成績，他對於我們的職務，一定能勝任愉快，毫無疑問的。我把他那篇論文化陳列館之重要的文章細細地看了一遍，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六行，中間還夾着幾個訛字，但是大體還唸得下去。在考取的十名看守中，我們把他列在第一了。

口試的時候，他大踏步地走上樓來，很寬的肩膀，臉色發紫，顯然是從軍隊中間磨練出來的體格。頭髮很長，高聳着，好像幾個月沒剃頭。穿着一件灰布短棉襖，補丁很多，棉花還有的透在外面。態度十分傲岸，彷彿一棵大樹立在我的面前。我一隻手拿着筆，一隻手把表格舖在棹子上問他道：

「你是××省×縣人嗎？」

「我是不會假冒籍貫來找事的。」（我沒有想到對方會有這樣暴躁的性情。）

「你家裏都有些什麼人？」

「我家裏什麼人都沒有，我的父親當兵打仗死啦，我的母親嫁了人。我從小就在外面飄蕩，有十好幾年啦！」

「你從前都在什麼地方做過事？」

「先生，你爲什麼要這樣重複地問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的履歷單上不是都填得有嗎？」這一種質問的確是振振其辭。

在我口試的問題很困苦中的我，沒有方法回答，而且使我越發窘迫起來了。我是一個飽經世故的中年人，對於任何少年的浮躁和不諳人情，覺得都可以原有。會計吳先生却怒不可遏，紅了臉大聲說：

「問他做什麼！態度這樣強硬！像個想做事的人嗎？」  
我微微笑着，假裝沒有聽見他的話，忽然又想起了一個口試問題：

「你爲什麼願意來當看守，韓通？」

「因爲失了業，因爲沒有飯喫，」這個答案很顯明是從內心真誠地發出來的，他的儀容和服裝便能够證明這個事實。

「你能够安心做這件事嗎？往往做慣大事的人都不肯牽就來做小事。」我半問半解釋地向他說。  
「我大小事情做過也不少，從沒有把人家的事情馬胡過。」左手撐着腰桿，胸脯也挺直起來，爲了加重語氣的力量。

「你的程度還不壞，」吳先生的怒容也漸漸和緩下來，走過來說。「我們是可以取你的。不過——」  
「不過什麼？」他這時似乎也感到覺得一個職業的不易了，神情愈迫地問道。

我替代吳先生回答說：「我們覺得你的態度太倔強了，遇事稍微和氣一點就好了。你在社會上混過多年的事情，難道這點都不知道？」

「父母生我下地來就是這樣，恐怕是改不了的。」他馬上脾氣又發躁起來。「要不是因爲這個，先生，我也就不會失業，不會沒有飯喫了。」

第二個應考者推門進來，他便退了下去。

發榜以後，韓通和其他的考取者一樣地找了舖保來上工。因爲要企圖革除舊日看守的陋規和惰性，我每天隨時親身到各陳列室觀察。我尤其注意這位做岸新人的臨事的態度，言談我是接觸過的



了。我總是這樣想：一個人只要辦事認真，脾氣好壞有什麼關係呢？韓通是被指派作第一陳列室的看守。因為這間屋子大，我便派了年青的他，精神充足，可以照料。上歲數的人，我都讓管轄小一點的屋子。巡視到第一陳列室的時候，我先是慢步地在窗外低回着，不發出任何聲音，後來才大步跨進門。韓通正站在屋子的當中，扳着冰冷的面孔，眼睛的光線迴盪地在那些古物上逗留。他穿起那一身黃布的制服以後，更顯得氣宇健旺。只要游人走得近一點，或者動手去撫摩着陳列品的時候，他便厲聲禁止道：

「站遠一點，不要動手！」

他還沒有脫掉在軍營服務時候的本色，他口裏發出的話，個個字都是斬金截鐵。連對女人和幼童，他都是同樣的不容氣，他的叱咤他們，就好像一個牧羊人對待他的羊羣一樣。有些胆小的幼童便被他那嚴厲的聲色給吓哭了，拉住大人的衣襟，要回家去。大人們也都顯得憤憤不平，竊竊地私議着這位看守者的態度，比一個軍人還要橫蠻。雖然韓通是一番好意，在十分謹嚴地監視着良莠不齊的遊客，換一句更好的話說，便是忠於職守；但其結果却使他的陳列室內的空氣陷於混亂和嘈雜之中，像一座繁盛的商場。他本人是絲毫沒有自覺的。我揣測他的個性，他極近似一個人類的憎惡者；尤其是破壞安寧，擾亂秩序的人類，他大概痛恨到極點了。他以往也許就是從這樣的環境中逃出來的。他常常向同事們爲他的倔強的個性作辯護：

「有好些人，這個也說我的脾氣壞，那個也說我的脾氣不好，其實只要大家都像我這樣的脾氣，中國早就太平了。什麼事叫脾氣暴躁？有些事真叫你生氣，真叫你不得不恨哩！」

他的頭髮蓄得很長，改變了生活以後，還是不肯剃去，不知道根據的是什麼理由。陳列館裏有

不少的人諷刺他是「長毛」。他立刻就抓住了發議論的資料：

「你們不要看不起「長毛」，要是「長毛」成了功，滿清也就不會把中國霸佔了這麼許多年了！中國早就強起來啦，還會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韓通到館半個月之後，我便常常接着外面許多責難的來函，說是我們第一陳列室根本就不應當僱用那樣一個凶橫的看守。本來是爲參觀古物的目的而去的，結局反而弄到去看那個人的臉嘴，受那個人的呵斥。這對於游客是一種絕大的侮辱。如果陳列館不把該凶橫看守立刻辭退，牠的生意一定會一天比一天蕭條下去的。有的信內還如此冠冕堂皇地質問着：這樣的拒絕游人，是否當初設立陳列館宣傳中國文化的本意？……這些信札把我完全傾陷在困難的泥淖中了，事實上我們除了辭退韓通之外，便缺少任何消停外界不良輿論的方法。但是我却深深地喜歡韓通這樣一個正派的青年，不懂人情世故也正有不懂人情事故的可愛處。而且他是以非常正式的資格考取進館來的，時候是這樣的短促，辭退他也頗不大妥當。我躊躇了許久以後，想出一個緩衝的辦法來了，便是先勸告他一下，我相信他的態度受了勸告也許會變得和藹一些。不行的時候，再籌劃其他的方法。

是一個很深的夜晚，全陳列所的人都入睡了。火盆燃得很旺。只有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內，結算一天的賬目，一個隨身的幼僕在矮檯上打圈。韓通遵照我白天的吩咐，這時大步走進屋子裏來了。雖然是經過一天辛苦的勞作，他的臉上一點都顯不出疲倦。身子像鐵一樣地堅實，不可搖撼。他睜大了眼睛望着我，有一點懷疑我爲什麼忽然要在一個深夜接見他？意思間是在表示着他固然沒有功績，也不見得就有什麼過失吧。時間太短了，這兩種中的任何一種似乎都說不上。

我指着旁邊的一張長檯，讓他坐下。爲了要設法壓制住他的賦性的剛愎，我的態度那夜出得比平常特別謙遜與和藹，想使他沒有發洩或暴露他的強硬的機會。

我慢慢騰騰地燃起一支煙捲，先安了安他的心，微笑着說：

「韓通，你來了，很好！」

「有什麼事嗎，先生？」

「韓通，你也用不着疑惑，怕有什麼意外發生，其實是一個大錢的事都沒有的。你用不着擔心！你到我們館裏來了雖說才十幾天，我也着實調查過了，你非常忠於職守。不過你的脾氣還是給考進來的那天一樣，總顯出來暴躁一點。外面有很多游客來信，說你對待他們的態度未免太不客氣了。……」

他站起身來，連忙打斷我的話，他似乎受了無限委屈，兩腮氣脹得像葫蘆一樣道：

「先生，你不知道那些游覽人才不講公德呢！滿地吐痰，跑到古物的線裏頭來動手亂摸。還有大人縱使小孩在陳列室內小便。……先生，這些事，試問你看見能够忍得下氣嗎？我是忍不下去的！我們中國就填在這般人手裏頭。我罵過他們，我干涉過他們，一點都不假！他們實在沒有參觀古物的資格！……他們還要來信指摘我，他們爲什麼不照照鏡子，先看看自己？……」

我的勸告的話還沒有說完，韓通的回答已經像山上的激流似的亂衝下來了。我一聽了他的憤慨的敘述，的確，那許多不講公德，擾亂秩序的人的影子便在我的眼前幌着。他所報告的那些事實，無疑的，是平常我們大家無時不在隱忍着的。他不曾閉門造車，他沒有參加進一句謊言。我沉默了許久，才又開始說：

「你的話是一點都不錯的。不過你以後對於客人總要稍微和藹些才好。干涉他們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只要你說話聲音小一點，態度和平一點也就行了。自然我們一方面還要出布告去警告游客。……這個事你交給我辦。」

他移動了兩步，更走到了我的身前。對於我的話，他沒有全然地同意，輕輕地搖著頭。兩隻手垂直著，臉上帶出憂悶的神氣。

我深知道像這樣一個固執的人，是無法用身分或威嚴去克服他的，只有繼續施行委婉的勸導。於是我又說了：

「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韓通，這點事你部琢磨不透麼？天地間的事我們不能太認真了。人類有許多污點，誰不知道；但是我們同時又不能離開人群生活。你這樣下去，是自討苦喫的。話又說回來了，你總得想法改改脾氣，因為事情鬧大了，將來難免館長和我們都要受處分的。為你一個人，連累了大家，那又何苦！」

他低下頭，默想了一會，用右手的拳頭在額上敲著回答道：

「不曉得老天爺爲什麼要生我這副古怪腦筋！好了，先生，我以後就照你所說的做去罷。」

韓通自從那夜被我警告之後，第二天起，他的脾氣便漸漸變好了。這真是出乎我們意料的事。他在陳列室裏，不大喜歡開口了，活像一個木偶，交著臂，靠近入口佇立著。游客們把他當作僵子一樣，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在這樣平靜的空氣之下，居然過了一個星期。我是在非常地詫異著：我的一夕話爲什麼竟有這樣大的力量？他的態度爲什麼改變得這樣的突然？我後來又這樣想：也許是暫時的現象吧？十天之後，我的最後的揣想便得到完全的證實了。韓通又在那間廣廈裏咆哮

着，常常又和遊客起着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糾紛了。

在那一個月內，當地的報紙竟在社會新聞欄登出「某某文化陳列館看守被毆侮辱遊客」這樣一則消息來。館長看見了，氣得吹鬍子，把我叫去申斥了幾句，並且讓我趕快辭退韓通。我向館長求情說：

「韓通這個人很能幹，寫得一筆好字，就是脾氣壞一點。我想給他求個情，把他換到我的屋裏去吧。讓我的聽差張明去替他。這樣也省了找人的麻煩。館長看怎樣？」

館長是佛教會的一個會員，向來慈善，立刻就贊成說：

「掉換一下也可以，做事本來應當給人留一個地步。你想，韓通也怪苦的，失了業，讓人家去做什麼呢？」

韓通終於掉換到庶務室裏了，薪水還是照舊，每月按十四元支付。不過名義上他似乎降了一級。雖然我沒有把他當作僕役看待，事實告訴我們，張明從前在這裏工作，確是一個僕人件的位。而且同事們也都噴噴稱羨着我擁有一個高等僕人了。韓通爲了這件事，在背後總是咕咕地抱怨着。他以為我本人也在有意要歧視他若奴隸，其實他是誤會了。因爲心頭的種種不快，他做事也就沒有心腸了，他覺得像這樣的職是沒有法子盡的。一到晚上，他便跑到書記室去閒談，我有事的時候，要按四五次電話，他才慢騰騰地來。把事情做完，片刻都不停留，又匆匆地走出去。於是我覺得這個人是大不可救藥了。我本來出於一番好意，要維持他在我們這個機關的工作，使他不至於再爲生活而彷徨着，他却這樣自暴自棄起來，這是多麼令人灰心的事！每天晚上只要他進屋來，我總要勸

他一次，勸他暫且安於現實，以後再慢慢設法找別的機會。他總是低下頭，一句話都不回答。最後，等到我把他說念了的時候，他便憤憤地看了我一眼道：

「先生，我當初投考並不是考的現在這個事情啊！」

有一天是陳列館的例假，上午我回家去了一趟，順便赴一個友人的宴約。我喝了很多的酒，晚上覺到一陣灼熱，走路步履有點踉蹌，眼睛也微微發漲，我知道我是喝醉了。下午三點，我離開友人的家，回到陳列館。沒有走進庶務室之先，我在全館各屋視察一下。看見客廳完全在一種凌亂狀態之中，滿地的瓜子皮，椅子也倒在地下，東歪西倒，小圓桌上擺着好幾個酒瓶，桌布揉成一團。我從來沒有生過這樣大的氣，一半也是酒的力量在增長着我的怒火，我把桌子擊得鼓一樣的響。將收拾客廳的陸永叫來，我大聲地喊叫着，問他爲什麼我走後客廳會弄成這個樣子？他爲什麼一點也不過問？是誰把屋子糟踐成這樣的？

「先生，這是韓通弄的，你得問他。」陸永向我報告這段事情的經過。「他今天早晨在客廳裏頭，約了他的好幾個朋友來玩，鬧到下午兩點才散。這屋子完全是他一個人糟踐的。我沒有打掃，特意留着讓先生回來看。」

「韓通呢？」

「他在睡午覺。」

「叫他去。」

過了五分鐘，韓通才衣冠不整地走進屋，臉也是通紅，顯然酒也喝得不少，一路走一路揉着惺忪的眼睛。口裏發出喃喃的響語，好像還在做夢。

「先生回來了。」他並沒有因為看見我的怒容而顯得惶惑。

我這時變成了一個主人對待一個奴隸的態度，雙色嚴厲地問道：

「你爲什麼把客廳裝飾成這個樣子，韓通？說！」

「我今天招呼了幾個朋友在裏面坐了一坐。」

他並沒有悔過的意思，却聲音洪亮地將事實直陳出來。他顯然忘却了人世上還有「禮儀」這兩個字。平常很有寬容的美德於我，在酒醉以後，對於這樣的人類，是缺少方法忍受下去了。

「你知道客廳不是你們招待客人的地方嗎？」

「那麼，什麼屋子是我們招待客人的地方？」是不是酒在壯着他的膽子，我不知道。這樣頂撞的詰問，旁觀的其他僕人無不覺得奇怪。

「門房！」我跳起來，像獅子怒吼着說。

「門房！」

「是的，門房！」我用力加重了語氣。

他冷笑着，完全失掉了他應保持的威儀，忘却和他說話的是他的主人。他最後大笑起來，高聲喊着說：

「先生，打開窗子說亮話吧！我在你這裏真是委屈極了，我沒有想到我這麼落魄！我不素告訴我的朋友，都說我在陳列館當職員，從沒有給人說過，我是當看守，當聽差。今天有幾個朋友來看我，我因爲閉館，不會有人來，先生又不在這裏，所以才招呼他們在客廳喫了一點酒，噓了一陣瓜子。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陸永存心不打掃，來害我，我是不怕人陷害的。難道就只有這個地

方可以換飯喫麼？就是失業餓着肚子，也沒有什麼！先生，請問你：我已經告訴了我的朋友，我是這里的職員，難道我還能招呼他們到門房去坐嗎？……」

我的心裏像一團熱火在燒着，我的責備還沒有開始，他的襲擊竟突如其來了，羞赧得使我無地自容。我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嘶啞，氣得周身發抖。我用力推了他一掌道：

「韓通你瞎踐了客廳，你還有理麼？你應當悔過才對！」

「先生，我的悔過就是請長假。」

會計吳先生這時也走過來了，大聲道：

「你請長假！像你這樣的人材，我們還愁找不出來麼？」

「你想請長假！」因了吳先生的援助，我的聲勢立刻壯了起來，酒氣在我的嘴唇上蒸騰着。「用不着！我馬上就辭退你！」

「好！我馬上就走！」

「叫人去找他的舖保來！」我向陸永下命令；一面掉頭望着吳會計。「把這個月的工錢賞給他。」第二天早晨，我一打聽，韓通已經在頭一天晚上走了。從此就沒有聽見他的消息。誰知道他還在不在人間呢？

我如今是殘年衰老，思想也一天一天地沒落下去。從鬼蜮的人海中逃生出來的今日，我才感到韓通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人物；然而時間已經不假許我補償既往的過失了。失業的懲罰，爲了看守韓通，我也只有咬牙忍受下去了吧。



# 雷全的幸運

畢奐午

拖鈎，那纏身的怪物！

那些從二千尺深的煤窖中爬上來的十三四歲的小礦工，每人都背着一個。他們懶洋洋地走着，彷彿全身的氣力都已被那個彎曲的鐵怪物給完全拖盡。

從礦山到礦工們下宿的村莊，那道路一直很骯髒。農人們收穫穀子等的那殘餘的乾草，老是同馬糞，黑煤屑混在一起。還有路旁那被礦山裏的洩水機的流水所淤積成的臭泥塘，發着酵，望去簡直像一些極惡性的，將要迸裂的大瘡疤一般。

二三十個小礦工噁噁地走着。他們有氣無力的一面談着話，一面還很用心的聽那背上的拖鈎同那在腰間懸掛着的安全燈擊撞的聲音。在他們，對這兩件東西，本來是早就厭惡了，但是因為一離開這兩件東西就得挨餓的緣故，所以又得戰兢兢地去保護着牠們——拖鈎倘若撞了安全燈的下半截，那安全燈的玻璃是立刻就全粉碎的。

小礦工們談話的焦點，聚集在一個小伙伴叫作雷全的身上。

「雷全！你若升到『頭』的時候，可不要忘了咱們弟兄們呀！」

「那時候，你不爛打咱們，就算不錯。」

「你得敢？你雷小子倘若學現在那「王頭」，這里就是你小子葬身之地。你看，這高岸，旁邊那井……」

「雷全，他媽的你是願意活埋，還是願意試試水葬……？」

「雷全顧不得答覆每個伙伴的話，他只默默地夾在他們中間隨着他們擠擠嚷嚷地走。也許他的臉早已紅了，但在那塗滿煤屑的臉皮上是看不出來的。」

雷全並不怎樣太高興，他不過只是被工頭把工作給他替換了一下，由拖煤筐換成趕煤車，工作不見得減輕，工錢也是一個也不多給。

但是在其他的小伙伴，就覺得他是走了好運了。那被羨慕同嫉妬所燃燒出來的話，今天是一直說着，幾乎忘了他們的疲倦。

雷全是在十二歲上當了礦工的。

那也是一個秋天，柿子樹變紅，沙沙搖搖地穀子成熟的時候。雷全正在薛財主家的割完穀子的穀地裏，撿那剩餘的穀穗。突然遠遠地漂來一聲女人的叫喊，雷全吃驚的回過頭來，那遙遙地站在禿光的穀地的壩頭上的，乃是他母親，她用手攏着嘴唇，一再地喊：

「全——子——！」

聲音一陣陣地跳過那被鎌刀斬短的穀稻，震進雷全的耳鼓，於是他便隨着母親回家了。

他一進門就看見那滿身煤屑的黑爸爸在院心坐着，彷彿有什麼要緊的事，等着雷全來辦似的。

「小全頭！明個不用去拾穀穗了，也和東街阿根，三貓。：他們一起去窖底下混混吧。背幾筐

子煤，怎麼也比一天拾人家兩穗半穀子強得多。」

也不什麼時候打就的一隻拖鉤，也許是祖上傳下來的，被他母親在屋裏一張破桌子底下拉出來。她用胳膊量一量雷全的背，馬上便將院心的晒衣服繩子，用剪刀剪下一節拴在那拖鉤把上。

「成了。」

她一面說着話，一面讓雷全舒長胳膊試了試。

雷全並沒有表示什麼，雖然他是由于他的不太明白那煤窖下的嚇人的情形，但也是由於他小小的靈魂中，對於自己的命運，似乎有一種預感。他並不驚奇。他習慣了他爸爸的生活，老是聽着汽笛叫喚就出去，直到汽笛又叫喚了才回來。混身滾得像一個黑鬼，一進大門就是一股汽油味猛烈的刺人鼻孔，使得屋子，院心的空氣馬上沉鬱起來。並且在近幾天來，他又老看不見阿根……三貓……在他們那時常打跟頭同棒院的土堆上，只剩他一個人閃閃。人們都說阿根，三貓去掙大洋錢去了；其實雷全很明白，他們全贖了那煤窖的黑窟窿。

「咱小子，趕明兒，還不是也幹那個！」

小雷全是在前些日子，就給自己的命運下推斷，並英勇地表示承當，毫不畏縮。

第二天雷全即同汽笛一起起身，拖鉤在他背脊的左右不住的開始摔打。他夾雜在阿根，三貓以及其他小礦工們中間，向着那吐着黑烟的，高聳雲際的礦山裏的烟囪足根走去了。

烟囪巍巍的站立着，它是人間同地獄的一個界標，它的足跟即是那二千尺深的煤井張開着的大口，無盡無夜吞噬着兒童的鮮嫩的血液，以及一切壯夫的筋肉。

熊熊的大火，在煬爐房中煽動着。一千匹馬力的引擎急速的開動着機輪。一條堅仞的鋼的纜

索從煤窖中走上來，爬越架在井口上的高車架子的鋼骨，匆匆地躡進機器房的開車間。一會兒又匆匆地退回去。彷彿一條尋覓巢穴的毒蛇一樣，躡進去，又躡出來。不過牠的首尾是不能看見的。因為牠一頭是在開車間裏的線軸上，那頭則是在煤井裏繫着一個有十噸容量的鐵罐。

人們從鐵罐中被投了下去。煤塊從鐵罐中被裝了上來。

雷全擠在裝着數十個人的鐵罐裏，夢一般，就被摔到窖底了。他從鐵罐裏走出來，在人堆中他見到阿根同三貓不，他不過只覺到那兩個是阿根，三貓就是了。

窖底下的生活，簡單而熱鬧。一個大石塊砌成的穹窿上面，嵌着數百個的大電燈。一個黑壓壓的煤站，像蜘蛛網中的蜘蛛似的在那里廠着，把十數條輕便鐵道向各各隧道伸開去。輕便鐵道上，人鞭着馬，馬拖着煤車，隆隆地沒有一刻停止。挖煤的礦工，拖煤筐的小苦力，要到他們那工作的地方，那是也得在這些輕便鐵道上走過。他們一直走到輕便鐵路的盡頭，他們才離開鐵路，躡進一種用木樁作成的林子。這是那已經探掘完的煤層，尙未來及構築隧道敷設鐵路，但是又怕那煤層頂上的土陷下來，所以就用了這些木樁子來支持。木樁中間是一條枕木排成的木道，沒道水，倘用力一踏，那枕木縫中就有水漬漬的冒出，聲音如鬼叫。礦工們從這便把安全燈燃着了，並伸出手來，讓礦警給全身檢查一遍，看看是否有煙捲，因為在窖底抽煙簡直等於在人世裏放火。

挖煤的工人們擠過木排道，各自奔向那頑強的，黑越越的岩石去了。

雷全也由阿根領着去見了工頭。

在並不太亮的安全燈的燈光中，工頭的面目是不能描畫清楚的。所看見的僅僅一個簡單輪廓。額骨突出，嘴唇厚厚的，沒有下巴，令人一看很容易的就想起那秋天的菜園裏，那不收成的死蔓子。

窩瓜。窩瓜一搖一幌的發出粗暴的聲音。——那是指示雷全作工力的大道：

「你爸爸昨天就給你掛號了，小子！挺挺腰板，好好的幹吧。小小的歲數，日後總有你的。」

死婊子窩瓜，從腰間拉出一條黑油大棒來，他敲着那裝煤筐子的邊緣。

「下拖鈎的時候，少來點勁，筐子破的太快了，是要罰工錢的，記住。小子。」

之外，工頭就什麼也沒說，這種簡單的命令，就像鋒利的白刃，準確的放在雷全的胸口前面。然而雷全並沒有躲避，他毅然的把那白刃握住；拖鈎往背上一搭，曳着煤筐——去了。

拖煤的小苦力們的工作，在煤層與輕便鐵路之間的木排道上。他們把那從煤層探好的煤，一筐一筐的拖到那木排道同輕便鐵路接軌的地方。

小苦力們來回的走着，隆隆地像一羣地球房裏的拋球道上滾着的黑色的大個地球。他們流着汗，汗水在臉上的煤屑中開幾條褐色的水道，但立刻就又被煤屑給添平。汗濕的破布褂，煤屑也是一層一層地往上蓋。

拖鈎把上的繩子，是跨在小苦力們的路膊上的，當小苦力們初上工的時候路膊同肩膀不等半天就腫了。趕下半晌就得皮破出血。血，透過了破布褂，在繩子兩旁同黑煤層混起來，成爲黑紫色的泥漿。小苦力們如針刺一般的痛苦着，中間不免有一兩個啼哭起來把工作趕慢。

但是——那工頭對這些是毫不顧忌的，你初來也罷，反正你跑不快，他就把黑油的大木棒子拉了出來。

「你媽的！裝死裝活的！你算幹他媽的什麼？要來這黑窟窿當洋學生嗎？」

一棒打在流着淚的小苦力身上，小苦力不敢噴痛，便又飛也似滾開了。死蔓子窩瓜，可算得一個最好的地球打手！

小苦力們，每人管理兩隻煤筐，除拖着的一隻外，煤層那邊，尙有一隻所謂「坐地筐」，苦力們一分鐘也不能呆着，放下空筐，那「坐地筐」也就滿滿的了，馬上就得拖着走。在從前，本來是每人只管一隻的，但是近來經營業考慮的結果，決定讓小苦力們由管一隻筐加成管兩隻。——這樣廠主方面可以獲龐大的利益，並可減少勞動消費二分之一。

趕雷全來作礦工的時候，這辦法已經實行了。不過雷全在第一天，可沒有哭。這個小小的英勇的受難靈魂，竟在血裏面掙扎着將眼淚忍住。

也許是被那死蔓子窩瓜的黑油木棒給嚇住了吧？但是死蔓子窩瓜從當天起便特別誇讚雷全。

二年過後。煤車班裏一個老馬夫開革了。要在這些拖煤筐的小苦力們中間挑一個去補充。於是死蔓子窩瓜便推薦了雷全。

那老馬夫開革的原因，雷全完全知道，那是爲了在一改良待遇的運動中，那老馬夫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老馬夫要求着在每日上班的時候，得讓他們村子裏的工人們乘坐那運煤的空列車。因爲他們的村子實在離礦山太遠，二十多里，幾乎要得走兩鐘頭。這樣算起來，他們的工作在名目上是十小時，但實際上，連路上費去的時間，恐怕十四小時都不止。

老馬夫當每天從家裡一直趕到審口的時候，差不多他的眼睛就全紅了，他和瞎子一樣，他走進

鐵罐，全憑了他的習慣。十小時的工作完後，他又趕回家去。回家他已經快成半死了。

這樣，那老馬夫無論怎樣也得向廠方提出乘坐空列車的條件來。況且礦山到X埠的鐵路，正經他們的村子，運煤列車，每天把煤送到X埠，在他們上班那時候，總有一列空煤車回到礦山。他覺得坐一下沒關係，所以老馬夫的意志很堅決；

「不管死活，咱們是非讓廠長答應這個不成！」

雷全那時會看見老馬夫的悲慘的，激昂的樣子，紅眼睛，塗着煤屑的白髮蓬鬆着。僵僵着身子，舒着乾枯黑手掌——呵！鄉間傳說真的索命的鬼魂呵！

要求改良待遇的事件，幾天就結束；礦長並沒有管到老馬夫的死或活，他只認他是有意搗亂老馬夫開革了。

雷全從老馬夫的空位子上，接過來一把瘦瘦地皮鞭子，同一匹害着腐病的馬。——牠的四蹄腫得利害，和四個大個癩蝦蟆一樣。

病馬的鬆散的下垂着嘴唇流着血，一根細細地麻繩絞着牠的舌頭。這是預備在川鞭子打他也不走的時候，來扯動的，細細的麻繩，把病馬的全神經箍住。只要人用手一摸那繩子，病馬就立刻跑起來。

煤車在輕便鐵道上隆隆地走，雷全在車旁一邊跑一邊揮鞭子。當他瞥那馬嘴上的麻繩時候，他覺的自己的背脊上的皮肉就像是裂了一般，發巨痛。

他想起他初來的時候……兩顆大的淚珠，從他那滿塗煤屑的臉滲下……

但是，他那些同他在一起混了二年之久的小伙伴們，已經覺得他是交了好運了。

今天，他們一路上，對雷全並不只是羨慕同嫉妬，實在，也含有對伙伴的同情的慶祝意味。

# 劉麻木

荒煤

飯後，水手們底恣意的談笑和着那貪婪地吸着煙槍吱吱叫的響聲，被灰沉沉的鴉片煙子纏着，像團濃霧似地飄進了角落裏去又浮蕩了起來在陰黯的艙裏滿溢着。

我難耐那些水手們粗聲的哈哈響亮地在耳邊叫囂，便悄悄地走了出來站在船尾上。

蒼茫茫的暮靄在水天底遠處滿漫着；江水被尾輪掇得翻滾，撒開了遼闊的波浪，不停地襲擊着那漾着一朵朵濃雲似的有着墨綠樹叢的江岸；一隻孤鷹追逐着流浪在船底前後掠來掠去，像一點陰影似地貼緊了那被家鄉底懷念所纏繞的旅人底心。

又是在這樣的一個秋天裏踏上渺茫的旅途的我，是有點兒感到迷惘了。

「你喝一點酒？」

在我底怔望中，有一個人用一隻手拍了拍我底肩頭模糊地問我；當我一驚很快地回過頭去一望，站在一個老人身邊的么哥——被人託咐照料我的那杜老板底姪兒——就忙向我笑道：

「陳先生！莫理他；是酒麻木！」

我笑點了下頭，也就不做聲地看了看那老人；他約莫有五十多歲；頭髮早脫了頂，短短的灰白的，罩不住那張四方的臉；額頭在睜大眼睛的時候滿是皺紋，但除此以外你就再難從那臉上找出



一條皺紋來，兩條厚的唇角和那灰澀的眼角，是像永遠沒有點牽動似的平坦。他隨着船底震動，顛擻着身子拿起酒瓶笑着對我。我搖搖頭表示不喝，他便放下酒瓶，非常失望地把頭也底下了來，只望着那空了的杯子發怔。

「你已經喝醉了！」我好奇地在他身邊坐了下來，望着那張醉紅了的臉說。

「廢事？……這四兩酒都不到……」他舉起瓶子搖着。「這也醉？……噱雜種！我往常……」他一使勁搖着瓶子連身子都軟搖動了，我幾乎要歪倒下去；一隻枯瘦的手是那麽抓緊了棹子邊才正定了身子。

「×他媽！倒底是上了點年紀了。」

他自己情不自禁地感嘆了一聲，望望我，却又勉強地作了陣苦笑，用解嘲的口氣向我說：「嘿！就是前年，噱雜種！我也喝半斤……」我不經意地把眼光掉向別處瞥了一下，他好像發覺了我對於他的不信任，也就再沒有說下去。那枯槁的沒有血色的厚唇是看得出因為有一種憎恨而起了一顫；我想不到是爲了什麼，便又站開了。

「劉麻木！再來二兩！我們是老朋友，來談談心。你媳婦底孝順真是少有！是罷，你家（註一）？……么哥！再打二兩花雕來。」

一個伙夫擦着滿臉油汗插了進來，猥褻地在臉上浮着笑，拍着麻木底肩頭說。麻木頓時很高興地笑眯着眼，把那伙夫很親熱地拖在我剛才坐的凳子上坐下。

「花雕有麼喝頭，要喝還是喝白乾！」

「是，喝白乾！我們談點心：你家的媳婦多孝順！」那伙夫只是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訕着，突然

地，他站了起來用那粗裂的嗓子望着高興的麻木大笑道：「你家多高興！你家說，你麼樣爬你家媳婦的……」

「帶雜種！老子爬你媽……老子這末大年紀……」麻木不等那伙夫說完，就抖着身子站起來，搖着一雙胳膊，上氣不接下氣地亂罵。

「你家莫這樣猴急吵！哈哈……」伙夫做着嘴臉地望着被愚弄得那麼激憤的麻木笑得抬不起頭。

麻木亂雜雜地把低悶的嗓子抬起來叫罵，但一會就喘着氣歇住了，只不斷地捏緊拳頭槌着棹子喃喃地咕噥：「帶雜種！總是欺老子老！要是回轉去三十年看……老子……」聲音是那麼低微而顫抖，像有什麼扼住了咽喉似的：我望見那雙灰澀的眼是滿漫着淚水了。

「你進去餓一會罷！」我說。

「爲麼事？」他憤憤地槌着棹子。「帶雜種！老子往常……」

「做麼事？做麼事？」么哥攔阻他說。「你家真是，陳先生也不跟你吵架，做麼事這樣子？」

「我管他是哪個？」他還是憤然地拍着棹子繼續說。「要是我轉去三十年看……」他說着就把袖子挽起來，挽得高高地；我看見那枯瘦的黃皺的手臂是在跳動着一根根粗暴的青筋；他睜大了眼，滿露出遲鈍和忿怒的眼光，像要找着誰撲過去。

「好嘞，好嘞！外面風大，你家進去坐好吵？」

么哥怕他鬧——據么哥後來告訴我，他每次醉了都要鬧的——想牽他進去；他一捧開手倒退了兩步下來，蹣跚地站不穩脚步，但他向么哥却鼓着眼道：「你怕我會跌死？」

天黑了下來，又滴落着雨，我也隨着麻木走進了艙去。

水手們正淫猥地談着女人，圍聚在窄狹的一兩張擺着鴉片煙燈的鋪上，像一羣蒼蠅；興奮的臉在烟霧中顯着沒有睡的黃得像蠟樣的顏色，並蒙上一層薄薄的灰白。

坐着，腰得彎起來免得頭碰着頂上的板鋪，于是我就躺下了。當然，在這正談到熱鬧的場合的時候，我是不能夠靜靜地睡着的；我也就側着身子聽他們談——從女人身上談到自己身上，談到年成不好或者是世界不好以致生意都難得做。

猛地，麻木在鋪上爬了起來，浮腫着一雙帶青色的不眨的眼，在雜亂的人聲中，咕咕噥噥地不知在咒罵着誰。在我斜對面低鋪上的老鄧，就擱下烟槍咳嗽着坐了起來，摸着一臉托顯鬍鬚，那麼悠閒輕鬆地一句一段地罵道：

「哪雜種！喝了幾杯酒又這末做鬼做神！是快活了！」他把眼睛眯着把每一個角落裏的人都不放過地望了一遭，又用指頭指着麻木。「哪里？我弄了點榨菜湯，又是麼好菜？他大概是打了二兩喝了——這樣做他娘底醜！等下洋鬼子查票來了，又教大家挨毒！」

「我怕哪個？……」麻木一鼓氣全身都戰了起來，說不清楚地亂嚷，「老子……」  
「真不要臉囉！說穿了值個鳥！不怕人罵？」老鄧用一口湖北口音打着不純熟的上海腔調罵：  
「棧房蛆！豬蠅！」

「我老子三個字走天下……」麻木把顫得那麼利害的手伸起三個指頭，繼續叫。

「是大夥看面子，詐倒稿吵！」（註二）老鄧使勁地吐了口吐沫，用種鄙視的神氣皺着眉頭說。賬房裏是作我們看；鬼曉得你家三個字！真這樣；惹得人叫滾，大夥都不好看？上了把年紀了，到這般地步；「借人家底棚子躲雨」，不曉得檢點一點免得人罵？吃碗閑飯够人嫌了，還這麼鬧？噁

雜種！「麻皮照鏡子」（註三）「還教人家說？」

「算哪罷！我說句老實話，麻木！」杜老板不耐煩地揮着烟槍說。「煙子吃餛飩」，自己心裏總該有個數！現在到底比不得往常了！哪行生意好做？都艱難！說是說，你總是吃殘了這一口閑飯！」

「我往常，哪個不是人來客往的？……要是回轉去三十年看……。」

「看麼事？嘴雜種：我看你倒是回轉去跟你媳婦去做兒子罷！眉毛都要白了，總還記想摸奶吃！」

老鄧還沒說得完，滿艙哄起了一片哈哈的大笑聲浪，把麻木憤憤的咀咒全給埋壓了下去。麻木無可奈何地躺了下去使勁捶着鋪板，但隨即用一聲長長的枯寂的嘆息來代替了那種憤恨。我想，他是感慨地覺到他底手倒底是骨頭了。

第二天，船是在傍晚的時分到了蕪湖。

貨艙裏在起卸鐵軌，碼頭工人在重壓下，沉重地呻吟和吆喝，鐵軌在貨艙裏擊撞着，發出空洞洞的回應聲，正和那灰黯的堆疊着雲層的天一樣地使人感到重壓。

艙裏黑黝黝的，也睡不着，我便到船尾找着麻木談閑。麻木又在喝酒，買了兩塊蕪湖香干子嚼着。

他談起「往常」來，格外地感到興趣，就和一個英雄在回憶中敘述他過去的光榮的歷史一樣；那一張平凡的找不出一絲特徵的臉，在這時候便會滿掛上一臉稚氣的笑和誇耀。他說他往常是開過棧

房的；那些「雜種」們——指那些水手和茶房——就是他底最常最多的顧客，他們在那裏做「私貨」賣買，賭，搞女人。他那時候，人家都叫他「大爺」（註四）；湖北幫的茶房和水手是很少有不曉得劃大爺的。他向我說，非常感慨地，說他現在流落到這般田地，是命運——雖然他是有些懷疑，並不是作了「孽」。但是，當他憤然地覺到人家是在用白眼看他的時候，他又覺得他太老實了；怕作孽，才怕得現在這麼窮的。

「人走紅，太歲頭上也動得土！」他用一種充滿了老經世故的感慨向我說。「作孽的，不是一樣賺錢？我往常太老實，我連「餅子」（註五）生意都不做！我不慣那些雜種。你家看吃，喝，嫖，賭，他們哪行不搞？你看杜老板，」——他把嗓子壓低了說：「上海，九江，和漢口，一個地方弄一個婆娘；他現在「餅子」生意歇手不搞，也還是坐着過！徧生蠻好！」他不勝感嘆地擺了擺頭，嘆息道：「人從那裏說起？不作孽的倒沒有飯吃！」

「你現在就是一個人？」我問。

「我有兩個兒子！不過我還是個孤老！」他寂寞地苦笑了笑，把額頭皺紋都聚集了起來，眼睛睜地發着怔。

我想，他大概是在沉思，我也就暫時把眼光從他身上移開，沉默着不去打擾他。這時候，天正飄着濛濛的細雨，像降着霧。等他抬起頭，顛巍巍地拿起酒瓶倒酒的時候，我回過了頭來；我看見他那雙眼裏是透露着混濁的淚光，要在那沉重的鐵軌相擊撞的轟轟的聲音中搖墮了下來似的。他喝了杯酒，潤濕了那乾枯的嘴唇後，又接下去向我說：

「我那個大兒子，在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瘋了！」他嘆息了一聲，接着又重覆了一句肯定這句

話似地：「真是，瘋得真利害！」

「怎麼的？」我真是替他感到不幸的苦惱而驚異了。

「並不是真的瘋了哩！」他望着我驚訝的神氣苦笑道。「不過，他那時候簡直和瘋了一樣！你家說：他罵我，他還說……瘋了的雜種！他有時簡直說要去告我，他那時候是個什麼委員，我記不得！……」

他停住了話去想；但我想他是在找這個故事底頭緒，從他那深思的神氣上看，他顯然是因爲已經興奮得不能把話很有次序地談下去而苦惱着，但他沒有一點抑制能力，仍然是雜亂地談了下去。

「我記不得是什麼東西！也虧他混的，以前在鄉裏，斗大的字怕認得兩担？」「八十歲老頭學吹鼓手」，才瘋得有個勁；整天不見人落尾，一回到家裏，就抱着書本子啃。開口盡都是字眼：他罵老子是「老朽」，一開口就是「青天白日之下」要革什麼命！照說：世界要是真像他們說的那樣，人哪個不愛過舒暢日子？也行得！不過，哪有麼好？人都是「將本求利」，不賺錢，人家做什麼生意？照他們那樣說的稿，老板賺「呵欠！」你想怎麼不惹人恨？我也講他不得！我說：「你莫這樣亂稿啊！」地就鼓起眼睛望你，就像你是他底仇人；他說他沒過過好日子——本來，也難怪；我發蹟的時候……」他忽然把眼睛半閉着像祈禱似地嘆了口氣。（我當時不明白這一個動作是什麼意思，但後來我知道他是有點懺悔的表示。）停了一會才睜開眼又說了下去。「我那時候發了橫，我把他娘兒三個都丟在鄉裏沒管閒；又是災又是荒，傢伙們（註六）就跟人放牛過日子！……」

他又停了下來，但再沒有說下去。我是有點興奮而又疲憊；我也沒有想問他讓他繼續講下去，當然，我這時候也沒有心去從他那雜亂的片斷的談話中探索這一個故事底結果。但是，那嘴角顯出

一種不能抑止的拘攣，顯然是有了一種悲痛極苦惱地在他底心胸激動着，他不安地站起來，旋即又坐下去，那廢睜大了眼睛滯鈍地望了望猶豫着的我；終於，他苦痛地用勁迸出一口氣來，用那絕望的顫抖的嗓子像夢囈似地低喃道：

「他死了，被人家弄死了！……瘋了的雜種……我前一天去看他的時候，他還是那樣說：假使他要是死了，他是不願意的；他沒有過着好日子啊！……」

他伏了下去，像一個孩子般嗚咽着，抽搐着兩肩；他把頭埋得緊緊地，窒息的聲音有如一個垂危的病人在發出絕望的呻吟。我沉默着；我想，這鬱抑在他底胸間是蘊藏了許久許久而沒有一個機會去發洩的；我對他沒有安慰，我讓他痛痛快快地流了一次淚。不久，他平靜了下來。我問了一聲：「你要進去幹一會罷？」他默默地搖搖頭不動，我也沒動，兩個人就那麼靜悄悄地坐着呆望着江岸。岸上只偶爾看得見一兩個迷離的人影；疏稀稀的幾盞昏黃的路燈在雨霧中搖曳着慘澹的光，是顯得那麼難耐的落寞和寂寥。

麻木咕嚕咕嚕地把剩下的一點酒都喝了下去；我望着，本想攔阻一聲，但看見那張苦痛地起着痙攣的紅了的臉，我又沒有開口。他顯然是想排遣適才被激動起來的苦惱；他用那極勉強地做得很冷淡的聲調，有一句沒一句地，和我談些極無聊的閒話；但我沒有心情去聽，我只是沒精打彩地回應他；這苦惱了他，他時常張大了口望着我，好像要奮激地叫了起來，可是啊呀啊地還是把頭掉了過去，只暴躁的拖着掉子。

有幾個人從船棧爬了上來，襤褸的樣兒像是災荒中流落出來的農民；麻木像瞅見一個好發洩那激憤的機會似地，急忙忙躊躇地跑了過去，吆喝道：

「上去，上去！這船上蹲不得！」

「你老做點好事！我們到南京就下。可憐，鄉裏乾得荒……」一個枯瘦的老人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抱緊了那一大一小的兩個孩子跪在一團說。

「莫見鬼……」麻木伸了伸脚要踢似的，我走了進去，他旋即把腿拉了回來。「跟我說有什麼用？……怎麼不上『大班』船上去？那裏鬆些！」

「你老做點好事！」那兩個還是苦求着：「你老作福作在兒女頭上……」

「見鬼！我缺德缺多了，也沒兒也沒女！」麻木皺着眉頭苦笑道。「出門人哪個不想做好事？等下看，看說不說得下來。磨難種！洋鬼子太壞！」

那老人和女人聽了這話，千謝萬拜地在廁所邊攤下了一床破草蓆，擁坐得緊緊地。

「你們是蘇湖鄉裏的？」麻木問。

「我們是安慶來的——前天搭太古底船，在這裏趕下來的。」

「今年安慶也乾得很」

「多少地方連水都沒喝的哩！兩個月不見雨水……唉！」老人擡擡頭長聲嘆息道。

「你幾個兒？」麻木伸手指着那角落裏的孩子問。

「是我底兩個孩子！」老人指指那女人說：「那是他媽。」

「哦，哦，好福氣！」麻木像在思索什麼。

「福氣？這年頭，沒吃的；真是劫數！」老人撫着兩個孩子在臉上浮起一絲乾笑。

「你底兒子呢？」我插進去問了一聲。



「你兒呢？」老人還沒開口，麻木睜大眼，有點兒驚訝地又接着問。

「去年春上到江西當快子去了；上前線的人……一年多不見個信……」老人嘆息着；那女人伸着手到眼角邊去了。

麻木呆望了一會，和着嘆息了一聲就默默地從他們身邊走開了。好久，他又告訴我：他第二個兒十六歲就在鄉裏拉去當了快子，他伸了三個指頭，還搖頭道：「三年罷；我是沒見那雜種有一個字的信回來哩！……」

雨下大了。

角落裏閃着白的電光，查要的拉起嗓子叫：「買票！換票！」

「票！」一個穿着黑短衫的高個兒拍拍我底肩頭，伸着手。

「在船裏，」我說着要回轉身子進去拿。

「是杜老板底客！」麻木說了聲，高個兒就比我還快地轉了身子，向船裏走了去。一道電光閃到廁所那裏停住了，高個兒走了進去咳嗽道：

「上去，上去！這里不能蹲！」

那老人和女的哀求着，一面望着我們。麻木就打着一臉笑跑上前說：

「你家媽難點，幾個苦人！到南京就下的！」

「我怕不曉得做好事？」高個兒把眉毛一揚，狡滑地笑道。「賬房可認得你我是老漢？」

「何必？你家卜橫豎洋鬼子不到『下船』（註七）裏來；說笑話，劉麻木，賬房先生們大概都是曉得的罷？……」

那高個兒冷冷地說：「我就認不得你家！」

「你不認得我，我認得你！……那鞋種……」麻木帶着幾分酒意動了氣。「賣瓜的還不曉得哪個種是白瓜是紅瓜？」

「你家等下到廚房裏去講！」高個兒還是笑着說，但反過身子就用腳踢着那一堆，叫罵着：「好說不信，我丟東西的啊！滾上去！」

麻木忍耐不住地紅了臉罵道：「那鞋種！狗仗人勢！……」

「唯！」麻木臉上挨了一巴掌，高個兒掉轉身子就指着麻木叫罵：

「你罵哪一個？船又不是你底；我們錯在吃殘了這碗飯！可又不是吃的你底；你憑哪一點罵我？有話到廚房裏去說。」

「你打老子！老子這條老命跟你拼！」麻木氣得臉發了青，鼓脛着眼像瘋了似地直着嗓子喊叫。「老子走幾十年的碼頭，教這鞋種欺！……」

「莫見你哪一代的神囉！又喝發了燒？」老鄧從船裏跑了出來把麻木拖向一邊，劈臉就罵，一邊堆着一臉笑向高個兒打着招呼：「你家莫怪！是酒麻木！」

「都是自己人！怪麼事？我替他醒醒酒！嘿……」高個兒打起了幾個響亮的哈哈；又閃着電筒走開了，一面拉起嗓子叫：「買票——換票。」

那幾個苦人在淅瀝瀝的大雨中悄悄地爬上了岸。老鄧咒了一陣也進船裏去了。只剩下麻木在嘩嘩地暗咒着；我模糊地聽到一句：「要是老子回轉去三十年看……」他說了這一句就把頭埋緊到病皺的手裏去沉默着。我知道是一陣深深的老面孤獨的悲哀在抑壓着他，我也就不做聲地把他獨自留

在黑暗的艙外，讓他去靜靜地嚼味着那些苦澀的回憶，把鬱抑痛快地發洩一次……。

半夜，偶爾醒來，聽着大風雜着大雨滴瀝着響，想到假使到了上海還是這樣寒冷而多雨的天，而我又僅僅祇有一件單長衫，就像感到了不可抵抗的寒意而戰兢兢地蜷成一團了。

想到麻木，抬起頭望：麻木底床空着。

後來，我聽么哥說，他在艙外坐了一整夜。……

船到上海，天是晴了；太陽並且很暖和。

艙裏：人都在檢點東西，水手們呻着老是那麼熟稔的淫猥的小調，帶起陣陣哄然的笑。

老鄧換了一套白紡綢褲褂，一邊刮着那延到耳邊的短硬的托腮鬍鬚，一邊在乾澀的臉上出神地

笑。

么哥做着嘴臉問：「你家也跟我叔叔去？這麼大年紀還搞？」

「馬雜種！有『人頭』你怕她不一樣待候？」

「嘿！五十多歲的人了，當祖宗供哩！」

「小雜種！我又不要你屋裏廢人；要你賺我老？」老鄧摸摸刮淨了的臉一笑，走出了艙。……

艙裏只剩下蚊子在空了的角落裏騷，和幾個還得打掃船艙的小夥計在無精打彩地輪着亂唱。

我提着箱子走出艙來，麻木發怔地坐在船尾呆望着岸上四散的人羣。

「你不上岸去？」我問了聲。

麻木不做聲，但提起頭望見了我底睜大的眼，也就擡了擡頭向我苦笑道：

「你家教我到哪里去？……」

附註

- 一「你爹」：和北方怒字一樣的意思；是湖北或土語。
- 二「藕」：這個字底意思和做，幹，等字底意思相同；是湖北一帶。「小倒藕」有騙住實情而虛張聲勢之意。
- 三「麻皮照鏡子」：接下旬的意思就是「哪一點好看？」或是：「一驗臉！」
- 四「大爺」：是富偵探，稽查；開小戲院，茶館和機房……之流的人物；這個稱呼是他們問對於「玩」得有點社會地位的人的恭敬稱呼。——在湖北是這樣，別處不知是不是這樣稱呼。
- 五「餅子」：是指私下販賣的鴉片煙土。船上水手及茶房多中做這種生意。
- 六「仔們」：即「孩子們」的意思，是湖北土語。
- 七「下流」：是水手們，伙夫及廚子們聽的稱。

一九三〇年，十，五，脫稿於滬。

# 求乞者

靳以

只有在鄉野間我纔能昂然闊步地行走，在都市中任何的一條路上，我都不敢抬起頭來。即是在行人路上，也是十分擁擠的！我惟有把眼睛望着將要下腳的地方，匆促地走着路。（也許我不是自己走着，是被後面的人推着前進。）兩傍儘有一座一座的高樓，（那是一層一層地高了上去，有的是爲邊路上的行人仰起頭來也望不到樓頂，）而街上游行的也儘有一張一張的苦臉。我很怕看這樣顯明的對照，而那煩囂，吵鬧也爲我所不能忍。我幾次看見爲了一文錢兩個人爭打出血，不要以爲這個數目過小，在兩個人的那面，自有它偉大的價值。

那天我是走在消磨了我中學時代的那個都市中的一條街上，當我最初來到這個舊日友人的身邊時，我就大大地爲那變遷驚訝，雖然原是可以想像得出的。像一切的都市一樣，幾年中，它也逐漸地膨脹起來。我只覺得路是狹了，天是高了，街上的陽光是少了。我感到悲哀，正如遇到一個幼年時的友人，在音貌與態度上，爲「時間」罩上了另外的袍褂，而覺到往日無可憑憶的那種淒涼。但是漸漸地我的情感平復下去，都市原就如其他的都市一樣，總要一日一日地長到我痛深惡絕的一天。我是低了頭走着的，東來西往的電車響着厭人的鋼鈴，汽車在響了古怪的喇叭。在煩雜的人聲之外，由於科學進步的結果，還響了由收音機放播出來幾千里或幾萬里以外的人聲與樂聲。

正在走着的時候，突然，我聽到一個人低低的語音：「先生，您幫幫我吧。」我遇見過，許多這樣行乞的人，可是這一個却有點異樣，從他的聲音之中我聽出來他的長縮不安，至少我可以知道他不是老於此道的人。

我一面摸着自己的衣袋，一面停下了脚步。我把頭微微抬起一些來看着那個人，他也起始望了我，我覺得愕然，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他似的。他呢，也像記起了什麼事，突然就低下頭去，蹣跚到街傍的小巷裏去了。

但是我也停下脚步，就隨在他的身後。我輕輕地牽牽他的衣袖，我說着：

「好像我們是認識的——」

被牽的人站住了，莫可奈何地轉過頭來，我立刻全然記起來，就不加思索地說：

「您不是張先生麼？」

被我問到的人，苦笑着，點點頭，以黯沉的語音回答：

「你是XX，我記得你；我記得你……」

他把兩隻手插進在衣袖裏，他的身子有一點戰抖。這也難怪，已經是初冬的天，他還只穿了一件閃着油污光亮的灰布夾袍，在腰際，還繫了一條細細的麻繩。我看到巷中的一家小飯舖，就和他說：

「走吧，到那邊談談去。」

爲什麼我想到和他談談呢，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在記憶中他是我在中學時候的一位宿舍管理員，以嚴厲著稱的，好像爲了我的性情之乖僻，不知爲他申斥了多少次來過。在那時候，是有

着如果有一柄短刀在身旁，就可以不顧一切地插入他的胸膛的念頭。可是這次我遇見他了，顯然地爲他所打動，還善意地請他到飯舖去。這也許是因爲我已經爲這社會把我那多稜角的性子磨成平滑的了。）

進了飯舖，我們坐在近了火爐的牆角那邊。都沉默着，覺得沒有什麼適宜的話好說。我望着他，他是老了些，鬚髮已經成蒼灰了，又削瘦下去，腮際陷下了兩個洞。他失去了舊日的威嚴，（在我的記憶之中他是有威嚴的，）他像十分羞愧地，畏縮地坐在那裏。

我吩咐了菜飯之後，便把沖好的茶倒了兩杯，把一杯送到他的面前。他點着頭，還在說着：

「你長大了，也高了，呵，真是……」

「您還認得清我麼？」

「我認不清你了，要不是你站住了，——」

可是我好像聽到他的心在說着：「如果我若是認得清你的話，我就不會向你張口了。」

「我也是新近纔回來的。」

我看到他那樣子，我就問着：

「您要抽煙麼？」

「呵，呵，謝謝你，抽兩支也好，要小號紅錫包吧。」

於是我就叫來夥計買了一包煙，幾乎像是嬰兒見了玩具那樣的喜悅，他立刻抽出一支點着吸起來。他深深地吸過了一口之後，纔來問我：

「爲什麼你不抽呢？」

「我不會，我還是守着在中學的時候得來的教訓。」

無意中這句話重重地刺傷了他的感情，他的臉頰然變了顏色，他顯出十分窘促不安。我失悔了，我覺得我的話說得孟浪了。可是我沒有一點補救的法子，說出去的話，正像潑出去的水一樣。

我却又莫明其妙地抽出一支烟來，也點着了，讓那乳白的烟在我的嘴裏轉了一個小圈子之後又噴出去。

飯和菜端上來了，我們起始喫着。看着他那貪婪的樣子，可以知道就是這不成樣子的小飯舖，他也是許久未曾來過了。但是他像覺察出我的注視，有時候是猛烈地翻起眼睛來看一下，望到我在看着他，便又裝成十分斯文的樣子。可是漸漸地他又忘了自己，儘管迅速地大口地吞着飯和菜。爲了避免他心中的不安，我就不再望着他了。

始終我沒有敢問詢着他何以到了這樣地步，我想着那總該是一個長長的故事，——從一個地位頗不低下的從事教育者到一個街頭求乞人，不也是有一程遙遙的路途麼？現在在我眼前的却是一個潦倒的人，只需要着別人的施與，若是瑣碎地問着他一切的遭遇，那只是愚笨的行爲。我也知道他也定然有些不是處，但是我不能責備他，因爲那完全是空洞無用的，我想着若是責備人他一定比我還不行。可是那有什麼用呢，世界上的事情只靠嘴來說說是沒有用的。

到喫過飯之後，我付了錢，就從衣袋裏掏出來一張僅有的五元鈔票，我給了他。他以驚異的眼睛來望着我，（我看得出那還閃着一點淚的光）。我知道他未曾希望着這樣大的一個數目。我和他說：



「天是冷了，買一件該穿的棉衣吧。可巧我身邊沒有多帶錢，不然，我還可以多給您些的。」

「這真不少了，唉，有什麼法子！」

他以顫抖着的手接了過去，我們一齊走出去，他把那包未曾吸完的烟放到他自己的衣袋裏。

——四天後，一個吹着大風的晚上，我又經過那條路，遠遠地我就望到了他尾隨着一個行人在乞求着。他仍然是穿了那件灰布夾袍，他的耳朵上夾放了半支紙烟。

這一次，我故意走了另外的一條街。

# 旅途

李威深

渡過一條小河，就是那片沙灘了，袒現於高遠的天空下，像一個巨大的羽毛豐富的白鷺仰臥着，又像一個沉醉在自然風光裏的怪獸，偃伏在那裏，頭枕着前面的山岡，尾巴伸進這條緩緩流着的小河裏去，在明靜的太陽底下，閉着眼睛深思。

河水很淺。這樣的小河，我的故鄉裏也有。因為生活在十年以前就把我從故鄉驅逐出來了，所以那條小河偶而才有時從我的回憶裏流過去，然而，已經是很模糊了。那是，像一條無盡長的飄帶繫在大地的腰上，在黃昏和黑夜裏靜靜的流着，發着工工的細語，常常給那些狹徑上的夜行小販和跟着重載貨車從遠方來的旅客一種溫暖的感覺，這，會從心的深處減輕了他們的疲憊。

我的被長途跋涉累得疲乏了的兩腿，在那濕潤的土地上踏着，一步一步，艱辛地向前行走；在我的後面，留下了許多深深的足跡，有的恰恰恰在那寬碩的駝駱趾痕上，便形成了一個奇特的有趣的圖案；我的眼睛，時時望着小河的遠處，在一個山岡的斜坡上，那條細綫就給割斷了。

從河岸的林莽裏，吹過來一陣涼爽的野味的原始的風，這樣的風在都市裏就要被灰塵和污濁浸透了。我深深地呼吸着，讓風浪的翅膀輕輕地掃着我的鼻孔，當風流沁入我的肺裏的時候，我就像喝過一碗濃烈的高糧酒一樣，精神抖擻起來。

走在我後面的，是兩群駱駝。前頭的一群共有七個，它們的肉峰垂擺着，背上搭着一疊塗滿煤屑的麻袋，一個比印第安的黑人還要黑的人形，坐在最前一個駱駝的背上；遮在破氈帽底下，一雙灰白的眼睛注視着前方；他那茁壯的體格和那平板的面孔，有許多地方使我感到，同他所騎的駱駝是難以尋出差異的。在後頭走着的那一群，只有五個，却另有一個小駱駝跟在行列的旁邊，那個手裏牽着繩繩的青年人，不住的向它打招呼，他的意思大約是告訴它，小心自己，不要被丟掉。

這兩群駱駝，我在一個大道的轉彎處就碰到了的；那時，它們正從一條通着鐵路的岔道上走過來。我已經很疲倦了，就暗自想好了個主意，放慢了脚步，候着它們追上來。

我渡過了那條小河，就走得更慢了；沙灘常常把我的腳陷下去。這時，是我第一次實地觀察到那些沙漠上的巨獸，它們的寬碩的腳趾踏在沙灘上一點都不覺得困難；那個牽着繩繩的青年人也騎上一個駱駝去了。於是，在這裏感到疲倦和無助的，只有我一個人了。

我考慮着剛才想起來的那個主意：他們會不會也讓我騎上一個去呢？我鼓上勁加快了脚步，趕上那已經走在了我前面的駱駝，又跑了兩步，這時，我有點兒氣喘了。

「噯，這離礦上還有多遠？」

我的話，他們兩個人好像都沒有聽見；他們好像是睡着了，身體在駱駝的背上一前一後地搖擺。我又被他們丟在後頭了。假若，按照平常的速度，沙灘道路再難行一點，我也不會落在它們後頭的；但是，我太疲倦了，我已經徒步走了六十多里路，兩條腿腫脹起來，像是墜上了兩噸煤，失去了感覺。這時，我們的心裏燃燒着一個希望，他們兩個當中，無論誰答應讓我騎上一個去就好了。我又鼓起勁，追上他們。

「噯！噯！」

我想，他們已經都睡着了。根據我的經驗，我知道，他們是在昨天半夜裏從晦暗的洞窟裏爬出來，眯着眼睛，跟在馱着重重的駱駝後頭，一步一步，像用一根尺測量着一條沒有盡頭的繩索一樣，走過皮岡，走過沙灘，又走過的漫漫的寂寞的大道，在稀薄的黎明的灰光裏，或在朝陽掛在了白塔尖頂的時候，他們走進了城去。在破舊的機關門外，或在一個曠場上，把沈重的煤袋從駱駝的背上卸下來。然後，又沿着灰塵瀰漫的大街行走，在一個污暗的小飯鋪或小酒店門前站住，要一碗酒，領子向着空中一仰，咕嚕地喝下去，就又走上回歸的路程了。他們顯乏而且疲倦，跨在駱駝的背上，呼呼的睡着了。他們聽不見我的叫喊，也沒有注意到我的苦楚，正像他們不去注意每天走過的大道，林莽，山岡和小河一樣。

「噯！噯！——噯！」

我又喊着，

一個駱駝打着噴嚏。

我的努力完全歸於無效了。

已經又落在了他們的後頭，我失望了。

這時，我，像一匹力竭聲嘶的衰老的馬一樣，艱難地抬着腿，一步一步，向前移動。我想，漸漸快快地睡一覺吧，於是，站住了，坐下；沙灘吸收了太陽的熱力，儲藏着，穿過我的粗笨而且污穢的衣服，溫暖的侵着我的皮膚了。我，像一個被浪濤擲到岸上來的鯽魚一樣，身體向後一仰，臥倒了。

我感到一種舒適，一種肆意的暢遊，一種沈醉的自由。

我把兩手埋在沙裏，我的全身伸展開像一件鬆過的沒有一點褶皺的衣服。我的眼睛望着天空，深深地呼吸着。

我坐起來的時候，那兩羣駱駝和它們的主人已經走遠了，在遙遙的山道上，只見兩條模糊的黑線，每一條黑線的頭上，有一個將要消逝了的黑點。一抹落日的紅暈暗示着夜的來臨。

我站起來，我的兩腿，因為休息，較前更要沉重，更要艱澀了。我，遙望着遠處山岡旁邊煤礦的側面，我，想着我的生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八。

# 庭院

南星

同院住的人已經走了。在平日我們是不相往來的，但有時候聽見腳步聲從我的窗下經過，或一陣不清楚的笑語，於是感覺到自己並不十分孤獨。這幾天周圍異樣地清靜。我會到那一個屋外去探視了一次，門窗緊閉着，看不出甚麼痕跡，頗有塵封已久的樣子。窗前的一棵小榮華樹花朵仍沒有謝盡，但枝葉並不鮮潤，其間懸掛着幾根蛛絲。地上有幾片殘葉與快要鋪滿的綠苔。窗紙上沒有一個隙縫，我本來想向裏面窺看一下的。

天時時地落雨。燥熱之感大半消逝了。花草在我眼中不停地生長起來。這院子完全被遺給我自己了，對於它的花草我從不經管，現在總應當時時加以看顧。但我不願意除草。那些纖長的草葉雜生在花畦之間，足以減少完全的齊整之呆板的狀態，而且會引着蟋蟀或其他夜鳴的蟲來住的。落雨代替了我的澆灌。我只有常去站在它們的近前，俯身睇視。茉莉已長得很高，九月菊開始抽葉，萬壽上架了。想到去年的秋末它們美麗地死去時我所感受的憂傷，我乃發出一聲安慰的歎息。但我知道它們今年將何時開花，以及花期是否長久。我願那同住的人莫回來，也不要有意外的來客，直到它們快要凋謝的時候。

院裏是有花朵的。許多半含苞半開放的花叢已從槐樹的枝間垂下來。它們生長時那樣地隱秘，

使我完全沒有注意，看見第一次落在地上的白色的花瓣才仰起頭來嘗受了像遇見奇蹟一樣的驚訝。那些花叢變更了老樹的形容。在日常看得見的樹木中，那一種是開着這樣纖巧而有香氣的花朶的呢，我想不出來。它們排列得極其可喜，看去幾乎是半葉半花的樣子。在初春的桃杏林下除眼中清爽之外那種禁不住的清冷之感現在是沒有了。我將記住這日子，次一個夏天如若我仍然住在這兒，就可以在前幾天給自己一個歡喜的期待了。

槐花最易於墜落。有時我從牀中醒來，隔窗看見它們斷續地，輕怕地飄散着，我的惋惜幾乎催着我即刻到外面去一一地拾起來。風雨來時正像是落雪，不久就覆滿了磚石與土地。每天去掃是沒用的，我不願那樣做。它們終日美麗地堆積着。常常有蜜蜂在上面爬行，高處的枝頭却很少聽見嗡叫的聲音。只有小的黑蟻去親近它們時讓我覺得不快，彷彿那些裸露的屍體會受損傷的。我不去踐踏它們。如若天不太熱，我必放一個凳子於樹陰下，以讀書過整個的早晨，覺得同時對於它們盡了我的守護之誼。

與此相通的另一個院子裏面沒有許多花木。它的四周是院牆與幾間房屋的後背，那地方稱為空場似乎更適當的。但南牆下立着幾棵單弱的桑榆，直到現在，地上仍留着落過桑葢的殘跡。對面是一列年幼的扁柏，它們最高的枝頭已越過了牆，與天空相接了。榆柏之間有一片特別濃密的草，自然地依種類分作三段，互相連接，已抽出穗子的狼尾草與藤蔓還不長的牽牛花的圓葉子是同樣可喜的，我無法去偏愛一種。只有莖葉都有些僵直的「玉穀」靜止地守着自己的角落，因我的疏淡顯出孤僻的樣子。

除了從對着一條胡同的牆外面，偶然有車聲或叫賣聲傳過來的時候，那兒比我住的院子更覺清

寂，極微弱的落花聲也難得聽見。看有的賓客願意在那兒停留。去年，某一個秋日，我看見五六隻長尾的山鷓走在牆上與榆樹下的地上，脚步極其悠閒。它們始終現着默想的神色，到我快走近了的時候，才不忍遽去地遲緩地飛開了。幾天前，我預備在那兒徘徊一會，向着扁柏移了三五步，忽然聽見裏面急促的撲翼聲，那鳥兒並沒有飛走，只是從樹根旁移到枝上了。我尋覓了好久，才得以由葉子縫隙窺見。它身軀的大小與羽毛的顏色却與啄木鳥的相似，但頭上有一個扇形的黃色的毛冠。它站立着，久不作聲。那驚飛一定是我最初的脚步未加謹慎所致。幸而它沒有離開那兒；這樣地想着，覺得歡喜，我極輕悄地退回自己的院裏來。

一九三四年七月





的歸去，但總引起自己固執的悲哀的啊。

「奶奶，難聞着哪，我可不敢到她家裏看呢，」房東姑娘，從山下看熱鬧回來了，向房東太太報告着。

「單先生，山下接三哪，到下邊看看罷，」房東太太招呼我。

「你不認識呀，是外鄉人呢，秦老太太的哥哥，八十多了，害了重病，才到他妹子這邊來的，可，到他妹子家裏，沒兩天就死了。」

「……」  
「就是那個秦老媽媽呢，不是常到山後邊扒柴嗎？家裏也就她一個人了。」

「……」  
「是呀，是窮的沒飯食哪。她哥死在這邊，棺材也是化來的呢。」

啊，棺材也是化來的呢，你可憐的老人。不管你生身的家園是多麼貧窮，你不是也有過青春少年嗎；在那時，你一定也有過豐富的璀璨的夢想：一個雍容體胖的老闆，有着三月五月的買賣，一個平和清閒的地主，有着成羣的驢馬，傭人，一個美麗溫和的妻子，她能給你生養三個乖乖的男孩，兩個溫美的女孩子，當你需要他們的慰藉的時候，他們會像小羊小猫似的圍繞着你。如果，你是一個更有聰明，更有野心的，你也會享受將軍父母官的快樂，當你四十歲，踏在壯年的階梯的頂尖上的時候。但這你是失敗了，不管你吃過多少痛苦，掙扎，因為你太聰明，也許聰明不夠，因為你過分誠實，也許誠實不夠，也許你努力不及別人。這時，你應是悲哀的，痛苦的；但你或許還沒

絕望，較低的夢想，給你較低的盼望與慰藉。但這，你也失敗了，當你嚐過五十年或六十年人生的  
悲苦。你或許從來就沒有過一天舒適的日子，你是貧窮的。你或許從來就沒享受過女人，那是每個男  
子應有的享受。你從來不知爐火邊的溫暖，鵝鴨魚豕的美味，你所知道的只是飢餓的難挨與冬夏的  
冷熱。當朽老麻木腐蝕着你每一個器官，你的少年壯年逝去了，你再想咬緊牙關，出賣你的力氣，  
以求一口的溫飽，也不可能了。這時，作着你的，將只有孤獨，冷酷，與痛苦，借乞食以苟延你  
衰老的生命。當末次的疾病，糾纏着你的時候，少年期的幻夢，也許，又跳到你的心裏，也許作着  
一滴淚水，那是你一生的所有，在昏迷中你又想到你的世界，除悲哀痛苦外，你記起，你還有一塊  
貼心的骨內，你的妹妹；雖然，她五十多了，和你一樣貧窮，但她是你漠漠的心裏惟一的光亮。於  
是，你拚扎起尚存的活力，從四十里外的城市，費兩日時間，爬挨到這山裏來。當你扶着你妹妹的  
肩頭，仔細嘗味你心中唯一的亮光的時候，你再掉下最後一滴清醒痛徹的淚珠，你昏厥了；這樣，  
在你妹妹的家裏滯留兩天，像世界上頂悲慘的失敗者，你離開了這世界。棺材是化來的，或更沒有  
棺材裝置你腐臭的屍體；你要被陌生人葬埋在陌生的土地，或更沒人掩埋你的屍體，這，在生前你  
應是感覺深沉的悲哀的，但，這時，你再不會有一點感覺，雖然，在活着的你的妹妹，或別個對你  
可憐而自憐的人却又不同了。

山下，沉重的鼓聲與喇叭，不斷的在烏黑的夜空裏飄起了。聽那聲音不像從很遠的營子飄來。  
隱約的，我還聽到，急切囁囁的人聲了。我從籐椅上站起，躡向門外，我才知道，今夜，還可憐的  
老人便要入土了。

在山宅右邊的山腳下，距了我五十步光景，幾隻暗澹的燈籠與火炬在移動着。從微弱的亮光

裏，我辨清十幾人的模糊的影子，和那老人永接的木室。槓子隊，因了山路的艱險，在焦燥的紛亂的爭論着；樂隊，沉重的，在奏着最末的階段。漸漸地隨着燈籠的微亮的移動，槓子隊蠕動着上山坡了。這時，我聽到一個老女人的悽厲的哭喚：

「哥哥，走啦，哥哥，走啦，……」

當音樂停止了演奏，嗚咽聲，鐵線，與石子的撞擊聲收束以後，這夏夜便和往日一樣靜寂了。但，聽呵，那低抑嗚咽的老女人的哭聲，不是和我姑母的哭聲一樣嗎，當我爸爸去了的時候？

## 嘆 語

巴 金

我究竟在什麼地方？……

在一篇短文的開始我寫過了這樣的一句話：

「沉默，這半年來的沉默差不多悶得我要死了。」

這並不是假話，裏面不含有一點誇張。短短的二十個字也是由痛苦的經驗堆積起來的。

說痛苦，大概誰也不肯相信，在這國度就充滿着把幻想當作現實而靠着這幻想生活的生物。對

於他們這世界上就只有光，只有花，只有愛。

然而我的眼睛却看出異樣的景象了，我的耳朵也聽見了異樣的聲音。甚至在黑夜裏那眼睛也是睜開的，同時還有各種聲音繼續送進耳裏來。光麼？周圍是黑漆的一片；花麼？我聞不着一點兒香氣，愛麼？這裏是如此地寒冷。

我究竟在什麼地方？墳墓裏罷，死床上罷，狹的籠內罷。我怎能够知道！也沒有人來告訴我。好寂寞呀！我竟看不見一個人。爲什麼呢？我真的死了嗎？可是我明明還有一口氣！

好悶呀！我簡直透不過氣來。什麼東西壓在我的胸膛上。是這樣地重！我想動，但是我的手足都似乎變硬了，不，是誰把牠們給綁住了。我竟是這麼糊塗！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我全然不知道

呢！

怎麼辦呢？老是納悶着，老是焦急着是不行的。我實在受不下去了。我要嘆。可是我的舌頭不能夠轉動了。爲什麼？我的舌頭是被誰割掉了罷。我用盡氣力也喚不出聲來了。話到了喉管又縮了回去。我在吃自己的話。我咽了一肚皮的話。怪不得胸膛上是那麼地重。

我算是完結了。手足沒有用，舌頭也沒有了。我老是轉着。然而我也得明白我這身子究竟在什麼地方！我一準是被誰關在囚籠裏面了。但我不是一隻只會討人歡喜給人玩弄的小生物。我又不曾伺候人，看別人的臉色知道別人的喜怒。那麼……我會被當作一隻野獸嗎？可是我並不會咬過人，我根本就不會看見過一個人呢！

掙扎罷，找誰理論罷。沒有一個人。黑暗裏在我眼前彷彿幌着一些離奇的影子，却是這麼淡，這麼模糊，耳邊又只有一些啾啾的叫聲。不管這地方是墳墓，是死床，是囚籠，我總是孤單單一個。沒有誰來帮忙我。

我爲什麼會在這地方？以前我不還是自由自在的嗎？那是什麼時候？昨天嗎？不會這麼快！怎麼一霎眼我就到了這境地！這中間的經過我就完全不明白。我只記得有過一個時候我昂着頭在陽光下面走路，我張着嘴唱歌。然而不知不覺間我就到這地方來了。

快嗎？不，說是一霎眼，其實總有五年十年以上了。這五年或十年的日子怎樣過去的？我怎麼一點兒也不知道？

老是轉着，這不成！我得活動一下。可是身子僵硬了，連手膀也動不得。我的血似乎凝結了，不，給誰吸去了。什麼東西到現在還在吸我的血！我的膀子痛得要命。那東西用力在吸呀！不只一

個，許多許多。牠們比較虫厲害過千倍。全身上都是這些東西。牠們拚命在吸呀！我的血快完了！我得動一動！我要救我自己！

我究竟在什麼地方？……這地方還有一點希望存在嗎？……

我要動我的膀子。可是我沒有氣力。身子是這麼軟……怎麼？我果真給人綁住了手足嗎？那繩索是粗還是細，我看不見，摸不到。沒有氣力，沒有氣力……完結了。

完結了。就這樣簡單地完結了嗎？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呀！從前我不是也跟別人的後面昂起頭挺起胸，吶喊過嗎？難道現在我就只知道完結了？沒有氣力。可是我還有知覺，我還知道怎樣用力量呀！

沒有舌頭，也得咬緊牙關。膀子不能動，拳頭也得捏緊。不管是在什麼地方，既然做過一個年青的漢子，也得拚命的掙扎一下呀！

咬緊牙關。我不怕！我說過不會怕。呵，我有一點兒氣力了。我在動。我的手動了。我用力在動。奇怪，彷彿並沒有繩索。我用力動着手。我的右手動了，左手也動了。我的手並沒有被人綁住。我一準是做了一個噩夢。一個多麼可怕多麼痛苦的夢呵！可是我戰勝自己了。

我勝利了。奇怪，我的舌頭動了。我居然嘆出聲來了，我的舌頭明明在我的口裏！

我在什麼地方？……我知道！

我明明坐在我的書桌前面。

# 野 花

李浴華

太陽是一邊子的美酒，  
你抬起頭來就儘你喝，

(不用個錢只講给朋友；)

我喜歡牠更外使我黑。

喝醉了酒的那個樂趣，  
祇有喝醉的自家知道；  
喝太陽光的那個美味，  
一樣的說不出牠的好。

像應小虎子他活恰得  
賽如一陣子的西北風，  
一下子把草場就刈得



一場光：那是太陽的功！

你算家裏有高梁瓦屋！

那是喝太陽的死對頭！

喂，兩條腿請站起走路，  
別專門用來給我磕頭！

還纏着？跑開去呢！老實

告訴你：小虎子倒比你

在我的心裏佔多了勢！

他不睬我——我愛這硬氣！

# 咸 舊

孫 望

東髮潛攻的代價呢？

四十餘年的伏案，

寒秀才無補於事的。

紙窗前夜夜有紅燭，

也夜夜剔着煙花，

吮吟聲裏有多少悽涼味！

朱砂圈圈在試帖上，

殷紅正如功名心，

一個圈，費一回沉吟。

濃密的思想凝結在

濃密的霧裏，平仄  
就許在烟筒裏調好了！

一根香燒盡又一根，  
人影在窻前疲倦，  
人影也在窻前衰老。

而今四十年伏案的  
祖公已經棄世了！  
功名怕還在朱砂閣上？

明遠樓凋殘了舉子夢，  
饑箱古書塵封着，  
塵封着正如墓下的祖公。

一月二十五日於新莊

# 別夜

林丁

書上的燈光  
像褪金的紙。  
伴着清寒的夜，  
秋寒無聲地開了。  
主人是寂寞吧？  
飄蕩着失眠意。

望着窗，  
有人輕輕地歎息，  
脚步遲鈍，  
我 不 出 要 說 的 話，  
一滴淚洒在蒼苔；  
樹影的線條

在身上連續地變了。

夜這樣深。

曳着金線的星光

流往甚麼地方呢？

茵夢湖裏的歌聲

在遠處消隱。

十月于濟南

# 夜女

易椿年

紫色的晚街上  
又浮着像沒有音符的步履了。  
輕輕，你是諦聽那佻健的  
晚風的歌吹嗎？

你太忙的感覺裏  
纏着水兵的大領子的影，  
垂着帽簷的人的徘徊，  
插着褲袋的人的口哨，  
和印度人的性感的笑臉；  
於是一瀉瀉的煙圈  
又在闊濶的路燈下  
檢拾着昨夜殘餘的希望了。

你的含愁的臉，  
雖纖緩以歡笑的顏色，  
但當你想起母親和發霉的家時，  
你的脂粉顛落了；  
從你的一雙眼  
我想起歐羅巴十月的濃雲。

而牧歸的戀笛呢，  
葡萄樹下的年青人呢？  
在風之葦索裏，  
雨之淒淋裏，  
這朦朧的往跡  
會使你可望不可即嗎？  
但在陌生人的擁抱上  
切莫觸動你的心弦。

有着鄉土味的嬌慵的病意

已被積重的生活壓碎了；  
街頭雖有那掄的眼光和話語，  
但你的耳目已密織了。  
奈不幸者的最後的梯層上  
也踏着法律的足印！

趁着晚燈交響迷人的小夜曲時，  
你又抖擻那夢樣的華服  
找尋生命線的連續物了。

艇艇的嘴唇上  
永遠地流迸着，流迸着  
幸福的哀歌。

十月于香港



# 燈 下

李廣田

望青山而垂淚

可惜已是歲晚了，

大漠中有倦行的駱駝

哀咽，空想像潭影而昂首。

乃自慰於一壁燈光之溫柔，

更求卜於一冊古老的卷帙，

想有人在遠海的島上

佇立，正仰歎一天星斗。

十一月十二日

# 田原上

李健吾

到了夏秋之交，所有的農植從綠而碧，從碧而黃，全發展的蓬天鋪地，於是一椽兩椽的簡陋的民房，在牠們的稠枝密葉中間，偶而閃露出來，彷彿大自然的的眼睛，大平原的靈魂。忽而竹籬，忽而高粱屋頂，增加無限田野的嫵媚；沒有了牠們，大好景緻就像失掉歸宿，眼着阡陌荒蕪下去。彷彿美麗，沒有了愛情，就要萎棄；好像一天的碧藍，沒有了銀亮的星星，顯的分外地空虛，黑暗，悵悵。然而冬天來了，北風平地刮起，一切的收穫貯在倉裏，或者糶進糧店，於是怎樣一個對照！在一些枯枝爛葉中間，這幾所民房依舊立在那裏，赤裸裸的，和茅棚底下的牲畜一樣，寒寒瑟瑟，彷彿去了翎的孔雀，剩下的唯有醜惡。

這些民房散了開，較近的幾家自相聯結起來，稱做一個村子，便在某家臨路的牆角，或者十字交口的大樹身上，釘着一面藍地白字的木牌，寫出那代表不到十家的驚人的名稱：驚人，因為你看不到村子，任何成爲一所村子的徵記。請教五道口在什麼地方，你老？於是一方長而且窄的蝕落的木牌，釘在一棵老槐樹最大的一枝上面，而這棵老樹正好長在兩條大路交口的一旁；但是那些房舍在什麼地方，那些風吹雨打的房舍？

什麼地方！就在二百步以外，藏在兩棵千條萬葉的楊柳後面，是張木匠的家。呵！怎樣緊密，而又曠野，怎樣寂靜，而又孤獨！彷彿牠要隱住牠的秘密，然而牠的外表又那樣飛短流長！

這是一排三間向東的屋子，用破磚和石塊壘成，從牆毗連着將近一畝的鬱茂的玉蜀黍田，面前是一個不大的院落，用玉蜀黍和高粱的長稈做籬圍住。靠着東南角，砌起一堵一人高的土牆，草草架起一間牛棚；窗下放着一個桑條編的雞籠；大門是四根木柱夾上高粱桿，另外揀了好些酸棗枝好像防備偷盜；門前偏南，緊靠北面的菜畦，是一塊不整齊的小打麥場；一架磨石，彷彿怕人笑話，用南牆掩住牠的粗窳。有一條小道，從大路斜着曲折到大門前面；兩旁一邊一棵柳樹，撒下大片的蔭涼。

那扇大門平時多半關住，如今忽然推開，從裏走出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老人。彎着腰，手交握在背後，慢慢地穿過打麥場，然後在磨旁站住，看着牠，臉上木木的，好像一無所知而衷心感動，於是靠住石盤坐下來。夕陽的殘光眼看就要消失，流下幾絲照着他的老臉，然後在石盤的頂端收住步，好像臨別秋波故意一轉，映出五色的寶星。然而猶如迴光返照，一層深慮焦憂的暗影隨時可以掠上他的面孔。北風跳下舞伴似的籬牆，吹直他一頭的亂髮，不等落平了，立即奔向鄰近的農田。他想着那無數欺騙他的往日，腳壓住木板，手提着鋸，腰彎在凳子上，他苦作不休，而所有他的指望全隨着木屑飛散。

他不是本地的土著。不到二十歲的光景，他便跟着父親，離開河南的信陽州，來到外路謀生。他們是手藝匠，所以糊口並不困難，其後流落在海甸，賃了一間舖面，而且前清末年，市面比較現時興盛，他們很賺了幾筆小財。他們因之在五道口附近買了十畝地立門成戶，儼然是個小康人家。三十歲左右，父親出來做主，給他相了一家破落戶嫁不出去的姑娘，娶做賢惠的中饋。因為一家全是老實人，心直口爽，或者心短口拙，而且常常在外做活，遠近十里的人家總算相安無事。於

是民國成立，隨着顯主地位的低退，市面驟然荒涼，他們的小門面也有些搖搖欲倒，好比俗語所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然而不知怎樣一把火，燒掉海甸的小門面和牠的老主人。這過分悲慘的結局，正好在一個午夜發生，老主人一個人在舖裏過宿，而少主人先在白天回轉五道口。直到現在，一提起來，人家還說他不是，有時輕輕嘆一聲，帶有不少譏笑的分量。甚至于有人暗示是他自己放火，好省一口棺材哪！無論如何，他不謹慎。沒有一個人想到，這所小舖面由他們父子赤手創成，如今連貯藏的材料一起燒成灰燼，把張木匠帶上怎樣一條負債的長途。

人類永久相信自己的能力，預期未來的成功，不過未來，唉！是海灘上日光之下的蚌殼，一到現時的陰影裏面，便露出本來的石灰質。在悲傷之中，他用希望自動，以為自己一定能發歸還不期而來的債務。他忘掉他已經四十五歲；他忘掉他處在怎樣一個時代和環境；於是五年過去了，他的老腿直是跨不過他的債臺。起初他在一家梳屏舖工，大約因為有所憎惡於棺槨，他設法負緣到一家大木廠做活，希望未嘗不高。可惜他僅僅應個短工，因為每逢農耕期間，他必須回家走走，帶着妻女上地。他不得不兩頭兼顧，而這兩頭，原本都該輕快，如今却變成雙重擔負。同時連年戰禍，兵匪騷擾，市面蕭條，全索與湊在一起，打碎不知多少將圓的好夢。木廠被軍隊佔住，改做什麼辦公處，而木料，雜着商人的呼籲，辟里拍拉地當做柴火燒掉。于是他只好丟下海甸，專心務農。有時他依舊捐上一匣銼鋸，給近村的鄉紳修理桌椅等等木器。

漸漸年月和他衰老一起增高，不見債主催索，他也就從記憶一點一點的勾消，最後慰貼自己，債主或許忘記他這筆銀錢了。這正是人類共同的墮性，起初存心還賬，隨即想法賴債。但是張木

匠，雖說在海甸做了將近二十年的活，六七年來始終打算湊足這五十七圓大洋（加上複利，該有一百多了罷），並不像人意料的那樣不堪。但是他湊不出這小小的數目，而且他曉得明家不會逼他。最初借的時候，明家向他慨然道：『拿牠去罷！拿牠去罷！我不計較你的利息；這滴應當，拿這錢治口棺木。我不該計較你的利息的。』隨後又道：『等你手頭寬了再還我罷。』聽着這樣仁德的話，拿着那樣長的一包現洋，雖說上了些年紀，他感動的流下了淚。他堅持立一張借據；他相信自己會掃數清償。對於一個自來勤苦的壯年人，這簡直近似慚愧。然而人事無常，他慢慢不再相信自己，慢慢他想忘掉這筆宿債。

不過，噢！今天早晨——有什麼能毀描寫他每況愈下的更深的錯誤呢？當時良心和感激彷彿四堵高牆，閉住他的去路，於是——他有別的法子嗎？——他用下一代了結上一代的罪惡，形成另一種罪惡。現在他回到家，看着四周的物事，醒了，另一種良心和溫情湧上他的面前，他唯有懊惱，悔恨，和這一切情緒交戰之後的一種空虛。怪罪自己嗎？也許；然而他那樣忠厚，做一件事，總有一件事的道理。然而他的心情究竟不是一個遺憾可以括盡，而且這沈沈的，沈沈的，彷彿他失足跌下井口，暈旋着，旋轉着；或者在一個地窖底下工作，窒息，打冷戰。他不得不步出屋子，院子。但是風從他的耳邊吹過，也像幽幽地說他錯了，錯了；於是萬籟齊鳴，一種農植彷彿說着一個不同的理由。他從磨盤站起，蹣跚到後牆，踱向他父親的墳墓。

同時他女兒推開門牋，走進院子。因為走路急促，她的臉色更加紅潤，不像心裏帶一團疑懼；她眼角的淚水已經乾了；站在門階，不由自主，她就抖擻起來。她曉得父親在尾裏，而且還坐在什麼地方，吸着他那不見斷頭的旱烟；怎麼樣，進去嗎？一路她無二的思想是當着父親，親口問個

明白。但是如今不知什麼地方忽而兜來困難，叫她覺得不便啓齒；她在風門前面遲疑住，看着一隻花頸的母雞，從裏推開風門，在她腳旁扭向雞籠。

她父親不在屋裏。看着桌上的空烟管，一種奇異的舒適襲着她，同時興奮過久，她開始感到疲乏，和身坐向椅子。兩隻小鷄彳亍着，在園邊尋覓食物或者牠們的母親。她出神地望着牠們，什麼感想也沒有，彷彿一切神智停止活動。牛在院子的棚下面哞哞着；她聽見牠從地上站起全身抖擻的響聲。風在窗外嘩嘩地吹着；臺階上像有什麼洋鐵傢具滾在院心翻轉。

陡然她有了一個念頭，就是她該工作了。她歛住搖搖欲墮的心旌，重新站起走向院子。她從臺階抱一捆柴火，擱在竈門旁邊，預備燃火煮粥。起初是淘米浙瀝的水響；隨即鍋裏添水的聲音；於是風箱一抽一送地嗚咽着，乾草和劈柴在鍋下面也因聲作勢起來。漸漸音響全止住，只有案板上切菜的急切。天眼看要黑，已然發黯了。

她推開風門，奇怪父親到那裏去了。從小道上來了一個人，却是她兄弟，背上抗着一大捆奄奄待斃的綠高粱葉，彎下腰，幾乎壓的看不見頭面。她跑過去，先爲他開好門枕。她說了一句「回來了」，跟着他走到牛棚外面。他放鬆手上的繩頭，一仰身，扔下背上的重負。他有十四歲了，比起姐姐矮半個頭，然而身體壯實，已經趕着學習成人操勞。

「媽還沒有回來嗎？」

「沒有；他們留住她，還有妹妹。」她先過去拉開風門，等着他一同走進屋子，然後道：「你沒有見爹嗎？我先前回來沒有看見；可是他早回來了。飯差不多了。你不餓嗎？今天飯晚了。」

「我餓了；」她兄弟答道：「你看爹去，要不我先吃了。」

「等等，乖孩子；」她笑向他道：「小心爹回來看見罵你。」

「我？」他坐在椅子上，一壁伸懶腰，一壁譏笑道：「我倒替你擔憂。一頓飯做到這時候，勿怪一找我婆家，爹就發愁！」

她瞥了他一眼，有些怨抑，扭頭走出屋子。這彷彿一針扎在她心上。她知道他無意，不過她受了傷。她推開門牀，向四野望，然後轉到打麥場，依舊不見父親，她不知不覺有些害怕，叫了一聲：「爹！」風應着，壓下她尖銳的呼聲。她想父親或許沒有回來，路上的人錯告訴她；平時她絕不介意，不過如今她有一種強烈的矛盾的欲望，尋見父親證實自己愛懼的無稽。然而她又怕見他，不幸證實他的真實：她應該怎麼辦呢？反抗——這在有史以來她的生命線外；她自小認識服從，無條件的服從，這幾乎溶成她生命的一部分。犧牲——哦！她沒有那樣高的精神教育，遏抑她人性的呼籲。她茫然於她的一切。

轉到房子後面，隔着玉蜀黍交織的長葉，在灰壓壓的一片當中，她灼見露出一個較黑的身影，於是披拂開兩行玉蜀黍，她跑過去，喊着：「爹！爹！」她看見他轉向她，楞住，而且微微吃了一驚。他站在一個土塚前面，極不安寧地佇候着他女兒——爲什麼她忽而尋來，莫非，——他不敢往下思索，兩隻手機械地撇着。他女兒顫着小步跑來了，看着他——他像更老了，彷彿隔了幾年重晤，不由她不奇怪：爲什麼他丟下烟袋，一個人逗留在冷清的墳頭，倒像有話傳稟九原的祖父。他從來沒有這樣動過感情。

「哦！你一個人在這兒！」她鼓起勇氣道：「爹，我真沒有想到。路上我聽趙掌櫃說你回來了，可是回來屋裏不見你，我正說你到了那兒。我瞧見桌子上你的烟袋。」

趙掌櫃正是明家海甸當舖的掌櫃。

「我回來時候，你們都不在。」父親嚇喘着，最後詢探似地問道：「你在什麼地方碰見趙掌櫃？他沒有對你說什麼？」

「我在穿過松家墳地的小路上碰見的。」她踟躕一下答道：「我認的他，他那樣子像不認的我了；他想不到我長成了大人。他沒有跟我講什麼，就是你回家還是我問的他。」

父親點着頭，心神不屬的樣子，隨即指着墳，向她枯澀地道：

「記住，這是你爺的墳！」他的聲調有些改變，一種非常的力量附在他身上。靜了靜，他添上一句道：「他是火燒死的，他的舖子也燒了，我們賒來的木料也燒了，什麼都完了。我欠了人家好些錢。」

他不能再繼續下去。這對於他已經算太多了。

她顫索着，和四圍的玉蜀黍一樣；她頭上編不進長辮的短髮，迎風飄揚着。她長大沒有特別看過西山和夕陽一眼，如今覺得全整個疊在她的生命上面。她不明白父親的言外之意。她過去扶住他，向打麥場走着。

用飯中間，外面跑進一位七八歲的小姑娘，破開屋內的沉靜。她是張木匠最小的女兒。她用小

手揉搓着自己的辮子，站在門限上，望着圍桌而坐的家人。院子是鷄叫和掃撲的聲音。

「媽哪？」姐姐回身問她。

「招姐，」母親在窗外應道：「你回來也不說把雞關在籠裏頭；天黑了，保不定有黃鼠狼來。你爹他們都回來了嗎？」



「都在喫飯哪。」她答道：「媽，你們喫過沒有？」

「我喫過了。」母親不等說完，就轉問她小女兒道：「不過二了頭，你不餓嗎？」隨即向屋內解釋道：「這孩子才會做客哪。艾花媽真讓她喫，她只是裝羞。」

「我不餓；」二了頭攏近屋裏正中靠牆的飯桌：「我也不裝羞。」

「外頭做客，敢情要老實些！」她哥哥接着道：「可是你們喫了些什麼好東西，也不說說？」

「有什麼好？還不都一樣！」母親從外進來，一句話短短截住。

她比丈夫看起來小八九歲。在一家大小裏面，她的身量最高，肩胛寬大，腰圍粗實，一看就知道是一個下苦耐勞的農婦。這種女人的心腸，和她男性的外貌正相反，是溫柔的，順從的。她沒有什麼正經親族，所以她感覺不到這方面的悲哀；這要是有影響的話，倒讓她更和家人親暱，更同鄰居和悅，更對自己刻苦。她簡單的頭腦容存不下過去，她看見的只有現實，結局她接受一個意義：操作。她不是那類樂天派，所以她會答人一句：「我的命很苦的；」如若追問下去，她立刻會告訴人：「天待我已經很好了」。她好像地母那樣寧靜；她憂慮的是她的兒女，她的家，她的男人。

她從套間拿出油燈點上；黯澹的燈光，通黃地只照着桌子近處。

「艾花媽怎麼樣？」她丈夫裝上一袋烟，問她。

「好多了；」她坐在招姐騰下的凳子，看後者攬住二了頭腰，一同走進套間，然後繼續道：「其實她生氣並不全由艾花她爹打她，這不算什麼，在男人跟前委曲。她嫌男人太不把她當人看，親生女兒一點不許她過問。我勸她想開些，夫妻吵回子是小事，女兒終身究竟攔不得。況且她爹錯處只是事先沒有和她商量，其實不是我說，女人實在跟不上男人，見識也不過半間屋子大小。說來

可笑，她今兒個雖說不好講出口，我猜也猜個一半。不是別的，她男人一天沒有回家吓壞了她。」

「她男人還沒有回來，那麼她兄弟哪？我在海甸碰見他，告訴他去的。」

「她兄弟早晌來看她，還帶了一筐菓子點心，全是上好的東西；她回了二十顆新辦的雞蛋。她求她兄弟給她做主，她的錯兒她認，不過——不過——你知道，她的意思是要他查訪一下艾花她爹。我明白她的心。那一個女人不心疼自己男人？就讓他錯反正總是自己男人；再說男人不像女人，就是錯也按着個道理走。」

張木匠靜靜地聽着她的倫理和哲學，低下身，在鞋底上磕掉烟嘴的灰燼，許久擡不起頭來。

「艾花姑娘也真好；」見他不言語，她繼續道：「她今年十八歲，比我們招姐大一歲，什麼都明白，一點不是那路胡塗孩子。我問她願不願意她爹說的那人家，你猜她回我什麼？好孩子！她起初不肯說，後來紅着臉道，只要爹媽都合意，她不算什麼。不是嗎，招姐？她藏在背後說的。」

她轉身問向套間。

「是的，媽。」招姐低聲答着。她跪在篋席上鋪疊被褥。

「其實我們招姐也不小了；」母親放低聲音，向她如在夢魘的丈夫提示道：「我說，爹，你在外頭平時多留點兒神，別擔擱了她，叫外人笑話我做媽的不是。」

招姐不禁在篋頭坐下來，幸而是在黑夜，不然二丫頭會叫起來，看着她睜圓了的眼睛和呆板的身架。她急于聽到父親的答覆。

但是外間靜靜的，只有他粗糙的不均勻的喘息。在這長而無望的中間，母親嘆了口氣站起來，向對屋的兄弟問道：「你睡了嗎？牲口你喂了沒有？——這孩子！我就知道你要忘記！」她過去推

開風門，走向牛欄。她移開擋住欄口的板門，正要進去，就聽身後跟來一陣零碎的步聲。她知道是招姐跑來幫她的忙。她們都沒有言語。招姐提起槽旁的木桶，看見裏面還有半桶水，順手攔在槽口倒下去。她盼望她的心事能像水這樣暢快地流洩。

這是一個初秋的月夜，風已經收住，蚊蟻乘勢在空裏飛撲，蟋蟀，金鐘兒全出來在草叢歌唱。母親倚住欄壁，看着招姐拌草。牛伸過頭，在她身旁咻咻地聞着。母親的視線充滿了慈愛憐惜，以及一種說不出的母性特有的情感。這一刹那怎樣帶她回到少女的時代，另一個溫馨的世界，雖說當時貧無立錫之地！這絕不是自己從前所敢想到，面前立着和她一般高的一個姑娘，愛她，而且代她操作。牛拴上槽頭；女兒站在她的身旁。

「媽，你聽我！」

「什麼事，孩子？」她本能地覺出女兒的奇特和熱情。他握住女兒的手；這一雙手，連起女兒的身子，全在顫索。

「媽！我害怕——我難受——幫幫我，媽！」

她的眼淚滴向母親一雙粗大的手背。後者極想在月光底下看清她的面容。但是她擱近了，將臉貼住母親的前胸。

「媽，你聽得我的心，我的心；你不要跟爹一樣叫我難過。爹今天跟往常不同你沒有覺出來嗎？他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他有心事，不肯告訴我們。媽，問問他，我怕他想的是我——」

「你什麼？告訴我；我就說他今晚有點兒怪。他早响去的海甸，不知做了些什麼事。」

「我不知道。我只覺得——媽，你問明白他，說不定像一句話就中用。」

「好孩子，你回去罷；」母親摸着她的肩膀，輕輕推她走出門口道：「等他脾氣好點兒，我自己慢慢問他，要不他會生氣的。你先回去罷。我就來。」

招姐走進屋子，和她方才出去一樣，父親低着頭，依舊坐在椅子上，吸着烟，一點沒有體會她們母女爲他憂切。望着他蒼白的亂髮，她失掉她一腔的怨懟，明白他內心的紛擾根本在她羸弱的經驗以外。平時她會立刻跑過去，站在他身邊，設法引逗他的興趣，暫時遺忘一日的辛苦；如今，什麼東西隔着他們父女，通黃的燈光也不像從前那樣燃起他們的溫情。她希望他能發聲擦頭看她一眼，同時她又悄悄於此，因爲她知道，她會訴出她一切的疑懼，甚至于她和望生的私情。但是直到她走進套間，他坐在燈光裏頭，一動也沒有動。

「姐，是你嗎？」二丫頭聽見她輕輕的脚步，在黑地裏問她。

「你還沒有睡着？」她過去摸着妹妹的頭髮；「我也要睡了。」

她們不再言語；招姐在妹妹一旁躺下來。她們聽見母親走過窗下的響聲。

「姐！」二丫頭在她耳邊悄悄喊道。

「什麼事？」

「噢，我在想？」她神秘的樣子，如有所疑道：「你能告訴我嗎？我納悶你跟艾花姐——她爬在你懷裏哭，背着人，爲什麼？」

「哦！」招姐緩了緩，然後不在意道：「傻孩子！她爲她媽難受。罷罷！」

「不；我知道。」妹妹決定道。

「還有什麼呢？」她出奇地看定妹妹閃灼的眼睛。

『不用瞞我，』妹妹傲然道：『我傻，可是比你機伶；我猜她爲什麼哭，可是你不知道。她是爲她受難。』

『是的，你機伶，你猜對了；』招姐諷刺她道：『不過，妹妹，瞞罷！』

但是招姐自己睡不着。她一絲的睡意也沒有。怎麼睡呢？她閉上眼睛可是一天的事映在前面。她想着女伴，望生，她自己；個個陷於不可知的類似的黑暗。油燈依舊亮着，父親仍然坐在桌子旁邊，母親已經闔住風門進來。母親只問了父親一句睡不睡；父親唯了一聲，站起到對間去了。燈熄了。母親走向她這邊，隨即在窗頭橫下身子。窗上灑着青灰的月光，引誘住她漸將疲倦的視線；同時月光移動，向下，向右，漸漸全窗變爲黑色。她終於入眠了。

不知什麼時候，只見窗上重新現出乳白的顏色，她忽然醒了過來，聽見黑地有什麼東西響着。她辨出父親的聲音。他坐在母親枕頭旁邊。母親幽噎着。

父親：『我不能賣掉老人家立下的家產；替你們打算，也不應該。』

母親：『爹的話對；不過我的招姐——我苦命的女兒！』

父親：『這沒有法子；我想了一天，我沒有法子。』

母親：『可憐的爹！我一進屋子就覺出來，招姐這精靈孩子，怕早就看出你來。她叫我問你。』

父親：『是嗎？』

母親：『喂牛的時候。』

沉默。

母親：『爲招姐打算，倒也好；雖說做填房，男人年紀大些，究竟強似嫁到窮苦人家。我怕的

是，他家有個孩子，跟招姐年紀差不多，回頭欺負她。」

父親：「不過他們家也趕不上往年了。」

沉默。

母親：「這事真說定了嗎？」

父親：「還不算一定；不過，我從來沒有改過口。」

母親：「我就怕你這種脾氣。」

沉默。

父親拖着沉重的腳步，走出去了。母親坐在窗頭出神，漸漸什麼聲音懾住她的耳朵。

「招姐，你醒來啦？」

「噢！媽！好媽！」招姐將臉伏在枕上，嗚咽着。

「你都聽見了嗎？」母親圍住窗沿，爬到女兒旁邊坐下。

「是！媽！媽！」招姐移過頭，枕在母親懷裏。

「叫我替你想，孩子；」她撫着女兒的亂髮，柔聲道：「叫我替你想，孩子；叫我……」

她摟住女兒，眼眶重新濕潤起來；她望着外面。這時紙窗透出淺淺的黎明的顏色。和昨日一樣，放下各自或者共同的憂愁，她們又該下窗，開始另一目的工作了。

# 知識

沈從文

哲學碩士張六吉，一個長江中部某處小地主的獨生子。家中那份財產能够由他一手支配時，他的年齡恰滿二十歲。那年正是「五四運動」的一年。看了幾個月上海北京報紙，把這個青年人的心弄亂了，他覺悟在小城裏鑽下毫無好處，因此弄了一筆錢，離了家鄉。照當時的流行口語說來，這個人是「覺悟」了的分子，預備到廣大的世界來奮鬥的。

他出外目的既在尋求知識，十多年來所得到的知識，當真也很不少了。凡是好「知識」他差不多皆知道了一點。末了他在某國一個極負盛名的大學校裏，得了他那個學位。他的論文爲「人生哲學」，題目就證明了他對於人生問題這方面知識的深遠。他的學問的成就，多虧得是那大學校研究院一個導師，那是個世界知名的老博士。他信仰這個人如一個神。

他同許多人一樣，出了學校回國來可無法插進社會。想把自己所學貢獻給社會，一時節却找不着相當事業。爲人縱好，社會一切注重在習慣，可不要你那麼一個好人。

他心想：沒有機會留在大都市裏，不如回到我那個「野蠻」家鄉去看看吧。那野蠻家鄉，正因爲在他印象中的確十分野蠻，平時他深怕提起，也從不夢想到有一天會再回到那個家鄉。但如今却準備下鄉了。

他記起自己，記起家鄉，有點憂鬱。他担心回到家鄉去無法生活。他以爲一面是一羣毫無教育的鄉下人，一面是他自己。要說話，無人瞭解，有意見，無人來傾聽這個意見。這自然不成！

他覺得孤獨。一個人自覺知識過於豐富時，自然極容易陷於這種孤獨裏。他想起尼采聊以自慰。離家鄉越近時，他的「超人」感覺也越濃厚。

離家鄉三天路上，到了一個山坳裏，見一環山田中有個老農夫在那裏鋤草，天氣既熱，十分疲累，大路旁樹蔭下却躺了個青年男子，從從容容在那兒睡覺。他便休息下來，同那老農談：

「天氣熱，你怎不休息休息？」

「要吃的，熱也不碍事！」

「你怎不要那小夥子幫一手，却儘他躺在樹蔭下睡覺！」

「他不是睡覺。他死了。先前一會兒被烙鐵頭毒蛇咬死了。」

他嚇了一大跳，過細看看身邊躺下這一個，那小子鼻端上正有很大蒼蠅。果然人已死掉了。趕忙問：「這是誰？」

老農夫神氣依然很平靜，很從容，用手抹了抹額上汗水，走過樹蔭下來吸煙。——他是我的兒子。」說時一面撈了一手，把蒼蠅歹住了，把一張桐木葉，蓋到死者臉上去。

「是你的兒子！我說的是當真？兒子死了你不哭，你這個老古怪！……」他心想着，可不會說出口來。

但那點神氣却被老農夫看到了，像自言自語，又像同城裏那一個說的，

「世界上那有不死的人。天地早泐我們就得餓死，軍隊下鄉土匪過境我們又得磨死。好容易活下來！一死也就完事了。人死了，我坐下來哭他，讓草在田裏長，好主意！」

他眼看到那老農夫的樣子，要再說幾句話也說不出口，老農夫却又下田了。



他臨走時，在田中的那一個就說：

「大爺，大爺，你若逃前面莊子，第三家門前有個土坪壩，就是我的家。我姓劉，見我老婆請就便告她一聲，說冬福死了，送飯時送一個人的飯。」

他心想：「你這老古怪不慈愛的人！兒子被蛇咬死了，看水鴨子打架，事不干己，全不在乎，還有心吃中飯！」

到周家大壩時，在一個空坪壩裏，看到兩個婦人正在一付磨石旁磨碎豆子。他問兩個婦人，劉家住在什麼地方。兩個婦人同時皆說自己便是劉家人且詢問有什麼事情找劉家人。

「我并無別的事情，只是來傳個話兒。」他說得那麼從容，因為他記起那個家主在意外不幸中的神氣。接著他大聲說道：「你們家中兒子被蛇咬死了！」

他看看兩個婦人又說下去，「那小夥子被蛇咬了死在大路旁。你們當家的要我捎個信來……」兩個婦人聽完了這消息時，顏色不變，神氣自如，表示已知道了這件事情，輕輕的答應了一個

「哦」字。仍然不離開那磨石，還是把泡在水桶裏的豆子，一瓢一瓢送進石孔裏去。

那分從容使傳話的十分不平。他說，「這是怎麼的？你們不懂我說的話？不相信我的話？你們去看看是不是當真有個人死在那里！」

年紀老些的婦人說：「怎不明白？怎不相信？死了的是我兒子，不死的是我丈夫。兩人下田一人被毒蛇咬死了，這自然是件真事！」

「你不傷心，這件事對於你一定——」

「我傷什麼心？天旱地澇我們就得餓死，軍隊下鄉土匪過境我們又得磨死。好容易活下來！死

了完了。人死了，我就坐下來哭，對他有何好處，對我有何益處？」

那老年婦人進家裏去給客人倒水喝去了，他就問那個比較年輕的婦人，死者是做什么人。

「他是我的兄弟，我是他的姐姐。」

「你是他的姐姐？兩個老的，人老心狠可不用提了。同氣連枝的姊弟也不傷心？」

「我為什麼傷心？我問你……。」

「你為什麼不傷心？我問你。」

「爸爸媽媽生養我們，同那些木簍完全一樣。入山斫木，縛成一個大筏。我們一同浮在流水裏，在習慣上，就被稱為兄弟了。忽然風來雨來，木筏散了，有些下沉，有些漂去，這是常事！」

一會兒，來了一個年紀二十來歲的鄉下人，女的問那男子說：「秋生秋生，你冬福哥哥被蛇咬死了，就是這個先生說的。」

那小子望了望張六吉，「是真的假的？」

「真的！」

「那真糟，家裏還有多少事應當作，就給一條蛇咬死！」

張六吉以為這一家人只道後生稍稍有點人性，且看看後生神氣很慘，以為一定非常傷心了，一點同情在心上滋長了。

「你難受，是不是？」

「他死了我真難受。」

「怎麼樣？」

屋後草積下有母雞生蛋，生蛋後帶了驚訝神氣，咯大咯只是叫，飛上了草積。那較年輕的婦人，拖圍裙擦手趕過屋後取雞蛋去了。

後生家望望陌生人，似乎看出了一點什麼，取得了陌生人的信任，就說：

「我那胡塗哥哥死了，我……」他且說明這件事原是兩人早已約好了的。

他說了一句什麼話？那不用問，正反這句話使張六吉真吃了一大驚。他心想，「這是真的假的？」同先前在田裏所見一樣，只需再稍稍注意，就明白一切全是真事了！

臨走時他自言自語說「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到了家鄉後，他却寫信給他那博學多聞的先生說：

「老騙子，你應當死了，你教我十年的書，還不如我那地方鄉下人的驢子聰明。你是個法律承認的騙子，我指定說你是那麼一個人。」

# 利娜 (二)

歐陽鏡蓉

## 第六封信

我親愛的亞麗恩娜！花園裏露台上，夜漸漸地冷起來了，我很怕受了涼，可是波利司還繼續不斷地在講話，不讓我離開。我很担心，明天我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明天要到本城貴婦組織的慈善遊藝會去唱歌，是和R聯隊長合唱，他不僅是一個很出色的跳舞家，同時又是一個很出色的音樂家。而且就在我們後面，跳舞廳裏，是多麼光亮，多麼溫暖！音樂奏得多麼引誘人，這瓦爾茲舞的調子，我想連石像聽見也會跳舞起來的！然而我却依舊站在露台上，身子冷得打顫，傾聽着波利司的漂亮的胡話。我想我大概也被他迷住了罷。

你說他現在說些什麼：

「我們還有一個怪物：教士。還有兩種，一種是白教士，一種是黑教士。白教士卑鄙，而黑教士淫蕩。」

「白教士就是普通教士，他們都是教士家庭的子弟。在這種家庭裏父親做教士，兒子也做教

七 因爲在露西亞教職和某一些病症一樣，也是遺傳的。

「這種人年幼時就被送到修道院去，在那裏面他們絕對得不到一點做人所需要的有用的知識。人家只教他們懂得一切迷信，使他們自己變蠢，後來又去騙別人。總之在這種愚蠢的教育裏個性是完全被抹殺了。從前在修道院裏邊修道生是要挨打的。現在笞刑却少用了。對修道生的待遇也溫和多了。他們有很多的自由：譬如吃喝嫖都可以做，而且還是在白晝裏，因爲他們睡得很早。」

「修道生受完這種教育以後就該結婚了。這是主教的事情。他常常把舊教士寡婦配給新教士。同時再把那教區也給了新教士做陪查。」

「這樣一來這個青年教士就成功了。他便安住下來，不論在城裏或鄉下他總有一所安適的房子；他便繼續做前任教士的生意。」

「說句實話，他的薪俸很少，有時候簡直等於沒有。」

「三千六百萬盧布左右，這就是白教士的開支的預算。在露西亞共有三萬六千個教區，照這樣算來每個教士的收入一定不小。然而這筆款並不拿出來分發。教士會議把牠留着做特別用費。所謂特別用費，也把送給夏季來聖彼得堡演劇的巴黎女伶的津貼包括在內。」

「不管這些，教士也有他自己的辦法。他還可以收結婚費和受洗費。在復活節他的教區裏的教民會送他各種禮物和金錢。並且他還可以挨門挨戶去募化，說是裝飾禮拜堂，說是裝修神像，說是到莫斯科去買祭品。自然他可以從這里賺一筆錢。他借了神的名義向人們騙了錢來，現在又該他自己來偷神的錢了。但這還可以說是他的正項進款。不過對於他這樣的人還是不夠的，因爲他在修道院裏就得了喝燒酒找女人的嗜好。」

「父呵，你給我弄一張德行的獎狀罷。」

「然而，西蒙·彼得維奇，你簡直是個壞蛋。你有好幾次偷東西給人捉住判了罪，而且全境的人都知道你造過假鈔票。」

「父呵，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纔需要一張德行的獎狀。」

「阿，阿，是的，我懂得你的意思了。你想去當官或者做生意，所以你請要好的名譽。」

「正是這樣！」

「很好，很好。你現在信教了，不錯。那麼，一張獎狀也並不貴。只要十個盧布，不再多要你一文錢。」

「——五個罷。」

「——好，就算五個罷，但是你得送我妻子一件衣服。」

「有一天在基也夫一個教士在禮拜堂裏當着衆人給一隻狗行受洗禮。許多人都驚訝起來。而那位教士却很坦然地說：

「——這有什麼奇怪呢？人家照樣地付受洗費。」

「他們還有別的收入。」

「在我們這里誰敢公開表示不信正教就會有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危險。這是教士們賺錢的好機會。你只要送錢給他，那麼你雖不信正教，他也會裝着不看見，不來麻煩你了。」

「他不肯放棄異教徒，他常常逼迫他們威脅他們說：『買下我罷，不然我就會把你賣掉。』於是人家就給他買下了。」

「此外他還善於勒索將死的人的遺贈，或者他在聽病人懺悔時就直捷了當地把枕頭下面的銀錢偷去。倘若這些賺來的錢還不够他滿意，他就會設法開酒店——開賭場賺錢！……」

亞圖恩娜，我突然戰抖起來了。我相信我看見了R聯隊長站在跳舞廳的玻璃門窗後面！他在偵探波利司嗎？那麼他聽見了波利司的話？……呵不會的，我一定看錯了。這時候R聯隊長一定跳舞得很起勁，他一定很快活！

### 第七封信

我的小皇后：

舞廳裏的跳舞多麼動人！一對一對的，R聯隊長的一對領頭，不會錯。他曾要求過我和他跳舞，我却把他拒絕了。你覺得可惜嗎？廳子裏面，人們一對對的走去又走來，手拉着手高高舉起轉一個身子又分開了，然後聚攏來。這跳舞多麼美麗，然而波利司却殘酷地繼續說下去了。

「全露西亞共有七千個尼姑，九千個修士，分住在八百個修道院裏面。總共算起來數目當在萬六千以上了。然而這似乎還不够，每年都有增加。這種人的通稱就是『黑教士』。他們雖然卑賤

人家却害怕他們；他們雖然被人看不起，人家却服從他們。教會裏高等職位都是歸他們擔任的，男的就担任修道院院長，僧正，大修士，大主教，總主教；女的就做女修道院院長，女僧正和聖母。大廟宇的住持每年大約有七萬五千盧布的收入；小修道院的女院長也有一萬五千盧布。最近有一個聖母跟着一個法國理髮匠從莫斯科逃到了布拉格，她除了偷去禮拜堂的金盆外，還能夠帶走一百萬盧布！

「這樣看來黑教士便是富足的，淫佚的，有勢力的，同時又是不名譽的。他有兩個目的：發財和得勢。他有三個方法：說謊，告密，討飯。」

「你看他們怎樣討飯！」

「有一次在阿德沙有兩個女教士大清早跑去見一個很時髦的法國女伶。她們向她募化。她馬上給了她們一張十個盧布的鈔票。」

「——阿，這不夠，這太少了！」

「——怎麼！這還太少？」

「——不夠！前天威司科夫親王總送了你五千盧布呢！」

「——阿！你們怎樣會知道？」

「——這位親王很信教，他向一個修士懺悔，這修士時常到我們院裏來，他告訴了我們。你既然得了五千盧布，那麼還不肯分我們一半，我們要這筆錢來裝修我們禮拜堂的圓頂。」

「——決不！」



「那個女伶忍不住大聲發笑了。」

「——你非馬上給我們不可。不然你就得當心。親王是結過婚的人。我們可以把你和他的關係告訴他的王妃。那麼人家會把你隨便逐出國境的。」

「那個女伶害怕起來，便順從了她們。以後她們就請她到修道院去。她受着很好的款待，她們留她吃晚飯，在一個特別的房間裏她和威司科夫親王一起暢飲着香檳酒。」

「告發的方法更是卑賤了。」

「一個人生了病。家裏的人就請了一位修士來照料病人。這個修士一來就做了全家的主人。他終日喝酒吃肉，抱着女僕親嘴，然後睡得像豬一樣。他夜裏時時醒來喚起病人，逼着病人懺悔。」

「病人果然就向他懺悔起來，把一生的種種秘密，甚至關係着他個人的名譽和生命的全都實說了。他答應赦免了病人的罪，自然也要求一些條件。於是他又沈沈睡去了。」

「然而第二天他就偷偷跑到警察署去告發那病人，把他所知道的全都說了出來。於是病人給捉了去，有時甚至不經審判就放逐到西伯利亞去。至於這修士呢，他當然得着很大的報酬。」

「再看他們怎樣說謊。」

「一羣羣的男女修士挨家挨戶地去敲門。」

「——呵，小父親，這個符咒可以醫治一切的病痛。呵，小母親，你晚上點了這蠟燭，你就可以夢見你的出去打仗的兒子。小姑娘，你佩了這聖尼古拉骨在肚皮上，你受着你情人的愛撫時就不

會再害怕了。

「符咒多少錢？」

「五個戈貝。」

「蠟燭多少錢？」

「十個戈貝。」

「聖尼古拉骨多少錢？」

「一個盧布。」

「修士們的錢袋就這樣地裝滿了。然而倘使這還不能夠，他們還有特別的方法。」

「有一天一個修士醒起來以後忽然宣稱他夢見聖尼古拉告訴他說樹林裏某一株樹脚下埋着一個神異的神像。衆人便去掘發那地方，果然挖出了一個神像就抬到禮拜堂裏去。教士會議馬上開會正式公布這個奇蹟。於是各樣的人都到禮拜堂來求祝福，病人，瞎子，聾子，癱子都來了，他們盼望着聖經上的奇蹟重新實現。金錢像流水一般進了修士們的袋裏。錢自然先付，修士們很精明地和香客講價錢。他們出賣奇蹟就像在菜場裏賣菜一般。在某一些修道院大門口就貼着奇蹟的價目單。」

「靠了這種討，搶，偷，騙的手段修道院的錢櫃很快地就裝滿了。修士們得以整天裏酒醉飯飽，大修士行瞻禮的正教禮拜堂裏和尼姑修行的小室裏，得以有全身裝金而且佩帶珠寶的聖像。在那些小室裏面每夜每夜修士們抱着相好的尼姑放肆地親嘴！」

「呸！呸！你看你說些什麼話？愛友，我禁不住這樣對他叫了。你知道，一個年青小姐可以去看法國戲，戲裏常常說粗話也不要緊；也可以讀左拉的小說，雖然書裏有許多地方會使女人紅臉，也不妨事。這是風尚。然而聽見關於修士和尼姑的這種話就不行了！」呀！呸！呸！我禁不住又叫了一次。我的臉便發紅起來，愛友，你知道，我的臉一紅，我就顯得更美麗了。

### 第八封信

呵，我的小貓兒：

他還不肯閉嘴。教士之後又輪到軍隊了。呵，我的小鴿兒，你看，他居然敢罵我們的年青漂亮的聯隊長與和藹可親的將軍。他們的制服配着貴婦人的綢緞的晚裝在輝煌的燈燭下看來是多麼美麗！一個金肩章挨着一個裸露的潔白的肩頭，這是多麼漂亮！可是波利司這怪物，他一點也不管！你聽他說些什麼。

「閃爍着紅，藍，綠，黃的顏色，輝耀着鋼，銅的光彩，織金線，繡銀絲，插羽毛，佩勳章，露西亞的軍隊是世界上最雄偉的。在檢閱的日子，那位給禁衛軍保衛着的沙皇望着這一隊隊的兵卒，他的眼睛恐怕也受不住這種燦爛奪目的景象罷。紅色的十字章，聖亞歷山大奈夫斯基的六角星章，聖安娜的珠紅色綬帶，（佩帶的地位依等級而定，有的佩在頸邊，有的佩在鈕上，有時佩在指揮柄上），白地金龍的聖佐治十字章；聖斯坦尼拉的八角金星章，紅地二銀鷹的十字章，（這是從

波蘭兵士身上搶來的！)

「這軍隊看起來多麼威武，無怪乎那些熱心的人要歡呼了：

「我們的炮隊是無敵的；牠一旦響起來，就會是個轟天雷，沙皇便是發雷的神！我們的步兵是活的鋼鐵鐵壁，萬國的精兵也攻牠不破；我們的哥薩克馬隊在世界上算是第一，只要沙皇一發號令，那無數追風吐火的駿馬就會踏遍世界！總之露西亞的軍隊是無比的，無數的，而且是所向無敵的！」

「然而你仔細看看。這不過是被盜賊剝削受傻瓜指揮的一羣可憐的畜牲而已。」

「長官是傻瓜，是愚夫。他們在什麼地方讀過書呢？自然在陸軍學校。你想他們在那裏面幹些什麼？他們都是貴族的子弟，生下來就有做長官的資格。他一進學校做官的把握更穩定了。試驗？那不過是手續。成績好的人十五歲就可以做下級軍官。升遷自然是很快的。誰高興老是做什麼中尉，什麼大佐呢？二十歲他便可以做副聯隊長，二十五歲便做聯隊長。還有些將軍因為年紀太青，不得不裝假鬚表示威武。至於下級官佐呢，當然由那些出身比較微賤的青年來充數。不過這算是一個苦差事，有時候也許找不到够多的人來幹，那麼便只得去招些丹麥，普魯士，奧地利等國的退伍軍人來補充，還有曾在多腦河一帶做過盜匪的流氓。高級軍官非常空閒，倘若不打牌不找女人，夜間就完全沒有事做！」

「你想沙皇會用這種軍隊來征服世界嗎？」

「還有新的花樣呢！」

「那些傻瓜愚夫之流也知道怎樣賺錢。在露西亞軍費並不是一個小數目。這自然是從農民血汗裏來的。然而這筆善款剛剛到，就漸漸減少，終於全數不見了。那麼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從部裏的官吏起，將軍，師團長，以至於聯隊長等等，他們知道處置這款項的方法。據說發餉的日子每個兵士得兩個戈貝，其實這也靠不住。說挨軍棍倒可靠一點。錢既然全不見了，那麼他們，就該受凍挨餓，一個個面帶病容！」

「這無數的兵士沒有讀過書，又不認識字，被調到很遠的地方去駐紮，給種種新的景象迷了頭腦，困苦饑寒，懲罪，軍棍時時折磨着他們，你想結果他們會變成什麼了呢？你說祖國，他們不知道祖國是什麼東西。他們只知道在很遠很高的地方，活着一個很可怕很有勢力的人，那就是沙皇！他們還相信他們挨軍棍的也是那萬能的沙皇。在打仗的時候，他們却以為是去屠場，倘使沒有長官在後面監督着，他們就會向後轉開跑步走！」

「但是這些烏合之衆有時候也是不可輕視的呀！那就是壓服國內的革命和波蘭人的暴動。譬如那次屠殺波蘭人就是多麼勇敢……」

愛友，他後面的話還說得更兇，更粗呢！可是我已經無心去注意那些話了。我聽見他說起波蘭人的事，我的眼淚就要淌了下來。我想到我的故鄉，那可愛的地方……

呵，亞羅思那！這次我看清楚了，亞羅思那的確躲在玻璃門背後偷聽波利司說話。我不覺着急地叫起來：「閉嘴！閉嘴！」我很害怕，身子抖得很厲害，因此波利司便緊緊偎着我。我再回頭去看，天幸及聯隊長已經走開了。可是我依舊很害怕，我不敢離開波利司。愛友，你知道，我自來就是這麼胆小！

### 第九封信

我的親愛的亞羅思那：

你真想不到，波利司好像完全不覺得我和他挨得這麼近。老實說我緊貼着他的肚皮，我有點害羞，又有點害怕。我臉上現了一層蒼白色，使我顯得更好看了，我這樣相信。好友，你想像看一個小姐居然和一個不很熟悉的年青人挨得這麼近，顯得這麼親暱。然而請你放心，說起來也有些兒叫人生氣，他一眼也不看我，他甚至把我略略推開一點。他又開始說話，把一隻手按着我的肩頭，就像按着講台上的大理石。

「在優雅而善於制誦的貴族，滿臉的法官，貪污的官僚政治，偽善而求乞的教士，以及饑餓的軍服等等的下面，憔悴呻吟着那無數的露西亞農民。」

「七千萬男男女女！這是多麼可驚的一個大數目！」

「並且連一個所謂村莊去看看罷。那些是房屋嗎？不，那里只有污穢的茅舍，連牲畜都不願進

去住的。到處都有一種令人發噁的臭味。

「住在那裏面的人吃些什麼呢？白菜，玉蜀黍粉，這還是很好的食品。至於牛精，牛油，雞蛋，那是他們夢想不到的。他們更不知道一個肉字。有時候有一點錢就去酒店或者教士那里買燒酒去，燒酒還可以壓抑住他們的饑餓。」

「我們再走進房裏去看。」

「床，沒有。箱子，沒有。只有一片污穢潮濕的土地。那麼他們睡在什麼地方？夏天睡在土堆上，冬天睡在爐灶上。妻子女兒都蓬頭垢面，披著羊皮的寬衣，穿著沉重的長靴。一身都是羊騷臭。男子和女人差不多，不過更髒一點。晚上父母子女擠在一堆睡，大家抱著，纏著，就像幾根肥蛇盤在一起！」

「然而在屋角裏却有一個小小的神龕，用幾根鐵絲纏住，那裏燃著一盞小燈，裏面供了一尊聖母像，手腕上帶著玻璃手鐲，耳上垂著金耳環。」

「肉體是這樣，精神呢？」

「你想他們還有精神生活嗎？他們還能夠思想嗎？他們不認識字，而且也沒有讀書的時間和心情。他們笑起來就像猴叫，叫起來就像狗吠。他們懂得和女人講戀愛嗎？他們只知道和妻子睡覺。他們愛兒女嗎？他們只會用空虛的眼光看他們。他們只有一個要求：平靜地休息一天；他們只有一個願望：喝一杯燒酒，把目前的環境暫時忘掉；他們只有一個快樂，到禮拜堂去禱告死後可以進天

堂！」

呵，好友，我的漂亮的皇后，我忍不住要來插嘴了！他說的不是真話。我便反駁道：

「農奴已經給解放了。人家還把土地給了他們，又爲他們設了學校。他們現在決不會是像你所形容的這樣悲慘！」

他聽了這話就發出一聲苦笑，然後嘲笑地叫了起來：「解放！土地！學校！呵！你聽我說罷！」

### 第十封信

我的美麗的小僮兒

他繼續苦笑着；他的顫抖的手抓着我的肩頭，猛烈地搖撼着。他抓得那麼緊，我彷彿覺得他的指甲刺進了我的肉裏。他的身子微微顫動着，頭低下來看我的臉，他的眼光是那樣銳利，好像刺進了我的心裏。我很感動，又有些畏怯，我好像一隻小白鴿給抓在老鷹的爪裏。——但是這是一隻多麼漂亮的老鷹呵！

「解放！不錯，人家果真把農奴解放了，七千萬活奴隸如今全得了自由！這是多麼快意的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因此曾被人家當作一個偉大的仁愛的英雄。」



「我給你說個故事罷。一個人有一隻狗。他用牠來守屋用牠來拉小車，他用牠來做種種事情。他不高興時候他還要打牠。然而他却不得不給牠點骨頭嚼。」

「——有一天那人把狗叫來對牠說：

「——你去罷，你現在自由了。」

「——我到什麼地方去呢？狗這樣問道。」

「——你現在是自由了！」

「——我以後幹什麼呢？」

「——你現在是自由了！」

「——我吃什麼呢？」

「——你現在自由了。」

「——但是我又餓又渴！」

「——我告訴你：你現在自由了。」

「這隻狗就只得舔了牠的主人。牠瘦得只剩骨頭，一顛一跛地，到處徘徊着，餓得要咬自己的舌頭。然而人家却說牠是自由了。」

「以後呢，倘使這隻狗不是紅着眼睛，張着大嘴，口裏噴出白沫到處奔跑去咬人，那麼牠就會躺在小巷裏，漸漸脫了毛，讓蒼蠅釘着，慢慢地死去。」

「呵，不錯。人家的確把土地分了給農民，現在這分地的辦法還在實行。自然這是有代價的。」

這且不管。我們看；他拿這分得的土地來做什麼呢？自然你會說，用來耕種。然而他沒有農具，沒有肥料，沒有種子。這些他也可以向猶太人那裡買來，不過却得拿下次的收穫來償還。他又得納租金給地主。這樣一來，他每年辛苦一場，自己依舊免不掉要挨餓。

「這便是解放後的農民的生活。」

「人家又會說：

「還有公社呢！這種公社就叫做米爾。一個鄉村成了一個合作的組織，每個農家，依照人口的數目分得土地。這不是很公道的嗎？此外還有農民自己的集會，選舉村長出來管理他們的事情。沙皇和他們隔得太遠，而中央政府也很少來干涉公社的事情。」

「不錯，這番話說得很漂亮。米爾的確是美麗的未來社會的一點萌芽，然而實際上米爾却被弄成了監牢一般的東西了。」

「公社向政府領取一批土地時，要付一筆大款。牠沒有這筆錢，因此只得向什麼押款銀行去借貸。利息自然很大。而且押款銀行只能夠付一部分現款，就是全數的五分之四。然而全部土地就算抵押給牠了。這還不夠，舊地主還應該得一筆賠償費，這是法令上規定的。公社只得又向另一個銀行去借款。每年又要付出一筆新的利息。這事情辦好後就要買農具了。工廠會供給種種的農具，但是錢從什麼地方來呢？那般放重利的人發財的機會來了。以後還有租稅呢！耕種的時候到了，農民辛辛苦苦地在田裏工作。等到收成時，一筆一筆的價項，利息，租稅就把他們血汗所換來的東西全都拿起了。」

「至於那些農民自己選出來的村長呢，他們用種種方法騙到農民的信仰做了村長以後，他們就開始來掠奪農民。他們放款來重利盤剝，他們賣布，賣食物，賣酒，只花很少的本錢，就可獲大利。農民一天天瘦起來，他們却一天天地肥了。你看，在教堂的天藍色的圓頂和金色的尖塔的旁邊新蓋了一些粉紅色磚屋，給一堆綠樹遮掩着。這便是村長的住宅。他們吃得好，穿得好，過活得很舒服。然而在小村莊裏，在那些散亂的破屋內，農民就憔悴地過着沒有希望的日子。從前他們是一個地主的奴隸，現在他們却負了一身的債永遠不能夠翻身了！他們耕種完全是爲了別人，他們的麥子也不會變成他們的麵包！」

我的亞麗恩娜，你願意我告訴你嗎？我現在有些不安了。這些農人真可憐！我從來不會聽見人說起這些事情。我的周圍居然有這麼多的不幸。我帶着鑽石耳環，手指上戴着一隻紅寶石戒指。我的小皇后，你還記得這隻戒指嗎？我從巴黎買來的。這是一個最有名最精良的珠寶商的珍品。寶石的周圍有金邊輕輕地托住了牠，就好像一隻鳥的腳掌上面滴了一滴鮮血。

### 第十一封信

我的鴿兒。

我望着我的紅寶石戒指，我一面想着他告訴我的這些話。那一滴血漸漸地變大起來，我的眼睛花了。我覺得眼淚流出來了。然而波利司好像不會看見一般，他依舊說他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陰暗的露西亞了。」

「在上面一個人統治着，他站得高高的離得遠遠的。這亞麗山大二世究竟在幹些什麼事情呢，他難道會有一點自由的露西亞的幻象嗎？從前他也許有過，如今却完全沒有了。」

「對於哭泣的人，對於哀訴的人，對於要求伸冤的人，他都冷淡地回答道：『不』。他依舊袖手旁觀着。」

「然而他却不安起來了。他覺得在下面情形有些不對了。大概有人發出了不滿的聲音，嚷着要做出什麼舉動了。」

「這不安就變成了害怕。他便藏起來把自己關在房裏，懷疑一切的人。吃飯時他怕人下毒藥，喝酒時也很當心。關着房門還要從鎖孔裏偷看外邊有沒有人窺探他。旅行時他讓御車空着，自己卻偷在後面車廂裏，怕有人來行刺。」

「這種懼怕快使他發狂了。」

「說一句話，處死！帶着一份查禁的刊物，處死！寫一張標語，處死！到後來笑一聲也處死，哭一聲也處死！如果他不高興殺人，那麼就用徒刑和流放。爲什麼呢？常常是沒有理由的。據說這些犯人裏面有幾個正在磨刀裝鎗。這好像一個農夫爲了一株惡草就割平了全塊田地。……」

「呵，好友，我失聲叫起來了！不過聲音並不大，你知道一位小姐是不該大聲叫喊的。他還說了許多話。許多可怕的話，我不告訴你了。我這時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革命黨，就是大家所謂的虛無

主義者。小皇后你想這時候我多麼害怕！他還說了許多話我都聽不進耳了。我只記得他最後說：

『……我是多麼羨慕後代的人呵，我們完成了這艱苦的工作以後，他們就該來做溫和的工作了。那將來的社會是和平的，親愛的，但我們却不能夠看見。我們沒有這權利。我們應該來在慘痛的境遇裏繼續做我們的艱苦的工作。』

這時候我的保姆，你知道，就是那位唐吉阿德夫人會皇地跑來了。

我想她一定來找我，叫我回去。她會責備我不該一個人和一個年青男子在花園裏，露台上立了這麼長久的時間。

然而我錯了。她卻向着波利司走去，對他說：

『兄弟，快逃走罷。人家來捉你了。』

『太晚了，你看。』

波利司剛把話說完，就看見四個憲兵由一個軍官領着，走出跳舞廳向我們這邊跑過來，很快地就把波利司捉住了。許多人從跳舞廳裏面跑出來看。

波利司很安靜，臉上還帶着笑容。他暗地對我做了個記號，就從容的由憲兵押着走過人叢中出去了。

我癡呆地站在露台上。忽然聽見了一個人的聲音，

『利娜伊凡洛夫娜。現在跳最後一個瓦爾茲了。你肯賜給我這榮幸嗎？』

我掉轉身子，便看見R聯隊長站在我身邊。就是他，他把憲兵帶進來的！我先前看見他在偷看

我們，還一定沒有錯！

我走到他面前，微笑着，輕蔑地看他一眼，不理他，就轉身進去了。



# 水星

第一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主編人

北平 卞之琳 巴金 沈從文  
李健吾 靳以 鄭振鐸  
三座門大街十四號

發行人

北平 閻鎮中  
德道二號

發行所

北平 文華書局  
電話四局一三〇一

印刷者

北平 和濟印書局  
細瓦廠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准轉載

每月一冊 十日出版 每卷六冊 全年十二冊

## 定價

訂購辦法册數	價格	郵費	
		國內及香港澳門國	外
零售	一二角二分	一分	角二分五分
預定半年	一元一角	內六	角一元三角
預定全年	二元二角	內一元二角二分	二元五角

郵票代洋九五收用以一角以內為限

## 投稿簡章

本刊各門歡迎投稿。  
譯稿暫時不收。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投寄之稿，本社收到後概不答覆，如不登載，附足郵票者一律退回。

投寄之稿一經登載，略致薄酬。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版權仍歸著作人保留，惟本刊編集各門彙刊或選刊時，亦得自由採入。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投稿時預先聲明。

投寄之稿以未在他處發表者為限，如遇有本刊排印間發見該稿在他處發表而不及抽回情事該稿恕不奉酬。

投稿請寄北平北海三座門十四號。

## 星水

###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	半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三十五元
優等	底封面之裏面	五十元	三十元
頭等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元	二十四元
普通	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長期刊登另有優待辦法

# 水 星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老明的故事.....	張天翼	石像辭.....	南 星
勞刺.....	萬迪鶴	中秋.....	誠克家
泥路.....	新 以	車水.....	李濟華
籬下.....	蕭 乾	道旁.....	卞之琳
骨董小記.....	知 堂	微思.....	西 諦
雲廊.....	李廣田	榕蔭散集.....	盧 森
看墳人.....	李健吾	冶爐.....	董 焚
巖.....	何其芳	拜倫與希臘.....	無 厭
小草.....	鶴 西	情緒的體操.....	沈從文
花盆.....	廢 名	利娜(二).....	歐陽鏡蓉

十 一 月 十 日 出 版

本刊發行伊始，歡迎讀者訂閱。出版時儘訂戶先發，約於出版期即可收到。在本年內預定全年者，只收一元八角，半年只收一元。(國內郵費不加)第一、二期歡迎試閱，附郵十六分，運寄本局，即寄奉一冊，卅分寄奉兩冊。文華書局 北平西京畿道二號

(本刊已在郵局內登記)